

浪花

一九六七年二月份
第十四期

14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KDN. 2575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目

錄

- (一) 戰士和蒼蠅
——讀張之龍的「魯迅的懷念」有感…葉公 (1)
- (二) 正確對待「電影批評」
——評唐蓉君的「也談電影批評」…永青 (2—4)
- (三) 搞工作一點雜感……………星山里 (4)
- (四) 到處挨打的老虎……………胡圖 (5)
- (五) 血海深仇……「阿聯」烏爾法作·雅慕譯 (6—7)
- (六) 詩歌三首——迎接瑰麗的春天…黎豐業
路……………丘克雄 (8)
有一顆星……………士英
- (七) 幻夢……………碧澄 (9—11)
- (八) 怒放的藝術花朵……………江松 (11)
- (九) 論「現代派」的使命……………唐菁 (12—13)
- (十) 海·遐思……………蕾紅 (13)
- (十一) 一諾千金……………涼 (13)
- (十二) 工友們的好榜樣……………共明 (14—15)
- (十三) 叛別憂悵……………詹燕 (16)
- (十四) 我的解釋——
與林白君討論寫作與模仿……難明 (17)
- (十五) 向往……………唐庚 (18)
- (十六) 傻瓜日記……………馬涼 (18—19)
- (十七) 文抄公來了……………添岱 (19)
- (十八) 感想、希望、祝福……………郭金 (19)
- (十九) 本地奇聞錄……………文菁 (20)
- (二十) 阿Q與阿Q相……………陳奇 (20)
- (廿一) 談歷史的意義及範圍……………湘櫻 (21)
- (廿二) 中庸之道……………人夫 (21)
- (廿三) 馬來亞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橡夫 (22—24)
- (廿四) 一點澄清·一片謝意……………岸 (25)
- (廿五) 編后話……………編者 (25)

浪花

第十四期

出版兼發行：浪花出版社

編輯部：

No. 15,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

Di-Keluar Oleh Penerbitan Lang Wah

承印者：吉隆坡合衆印務局

出版日期：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馬來亞聯邦政府出版准字 KDN 2575)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各種稿件：
1 小說，詩歌，散文，特寫，遊記，雜文，隨筆，戲劇，寓言，童話等。
2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青年修養及鄉土介紹。
3 外國及本國翻譯作品。
4 漫畫，木刻，素描，攝影等美術作品。
5 來稿請用方格稿紙抄寫清楚，切勿用兩面。
(二)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經本刊發表後之作品，本刊有權採用以出版叢書。
(四)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足郵費及寫上回郵地址之信封。
(五) 來稿請寫明作者之真實姓名及中英文地址，唯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七)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八) 請勿一稿兩投。
(九)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地址：
No. 15,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副刊「大地」上出現了「魯迅的憶念」，這個題目是很新鮮別緻的，讀者如果問起「魯迅憶念什麼呢？」那就「實在可笑」，因為事實是作者張之龍在憶念魯迅，准此，要是讀者又疑惑：為什麼題目不寫「我對魯迅的憶念」，或「憶念魯迅」呢？那只有向張之龍先生請教好了。

張之龍或有胡適之的「考據癖」，對魯迅事迹的考據尤別具匠心，獨創一格，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應予傳令嘉獎。

且看如此考證：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上海。其實，魯迅是「十九日」（如果還要寫時，那是上午五時廿五分）去世的。

——「魯迅的遺囑中囑咐他兒子海嬰，千萬不要做文學家。」

其實，魯迅並沒有寫過什麼遺囑，假如有寫過像「遺囑」之類，那也是給眾人閱讀的雜文，爲了要了解真相，我們可翻閱魯迅的「且介亭雜文末編」有篇題爲「死」的文章寫道：

「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爲我倘會貴爲官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但是，我也留下一張吧。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魯迅先對社會相及衆人相一觀。他並非叫他兒子「千萬不要做文學家」，而是要他「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自然，這是針對當時的文妖文棍文特們表示憤慨和諷刺。難道張之龍竟連「文學家」和「空頭文學家」的定義也搞不清嗎？

——「魯迅有三兄弟，本人排行第二，兄作人

……事實上，魯迅有四兄弟，他居長，一八八一年九月廿五日生。其他：

二弟作人，一八八四年生（今在中國）。

三弟建人，一八八九年生（今在中國）。

四弟椿生，一八九三年生（一八九八年患急性肺炎卒）。

退一步說，他的四弟因五六歲便夭折了，當作不算數，就稱「三兄弟」也無妨，可是，怎能把長兄硬說是「排行第二」？

——「魯迅之死，使那些曾經歌頌過他的人，如喪考妣。」

這是三十年前，魯迅逝世後，他的敵人所放的冷箭的餘燼。魯迅去世，不但是中國文藝陣線、革命陣線上的損失，也是世界人民的損失，無數崇拜他、熱愛的人都深表哀悼，而被魯迅所深惡痛疾的「正人君子」之流使幸災樂禍的冷笑：「歌頌過

戰士和蒼蠅

——葉公

——讀張之龍的「魯迅的憶念」後

他的人，如喪考妣」，這不是惡意的嘲弄是什麼？張之龍對着魯迅逝世卅週年的來臨，能大搖筆桿，對魯迅「憶念」起來，可說也是「曾經歌頌過他的人」了，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如喪考妣」的氣味？

——「有一批人，爲了爭抬棺材，居然彼此爭吵起來，其衝動的情形，實在可笑。」

這又不知張之龍是不是當時在場目睹；或是打從什麼故紙堆中翻版出來；或者是自己躲在亭子間創造的奇聞？

關於魯迅喪儀的盛況，那時報章雜誌都記載得很詳細。這兒不妨舉出內山完造（他也是治喪委員之一）寫的「魯迅先生」文中所敘述的：

「……誰也沒有下過命令，沒有做過邀請，也沒有預先約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衆，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聯，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罷，拿旗子、聯的也

罷，全部是送葬的人，……一個個個也沒有，一個個個也沒有，一切都由八個治喪委員辦了。這等等，毫無遺憾地發揮着被葬者的人格。兩小時半的大行進，一絲未亂，什麼事故也沒有出。……內山完造寫得多麼分明。何來「居然彼此爭吵起來」的鏡頭？張之龍如果不是在發夢，就是活見鬼！

——「對於魯迅的死，所有「紹興師爺」、「世故老人」以及平日被他列爲嘲諷對象的人，則報以幸災樂禍的噓聲，說他是因病重，支領不到稿費，一氣之下嘔血而死的。故「是否「姑」之誤？」

所謂「紹興師爺」、「世故老人」這些「封號」，原是一「正人君子」之流給予魯迅的冷言冷語，如今，張之龍奪了魯迅的「榮銜」轉贈到別人身上去，妙哉！不然，要魯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實欠厚道」！

「說他是因病重，支領不到稿費，一氣之下嘔血而死的」，更是無恥的造謠專家的慣技，張之龍巧妙地來個「不論這是否事實」，却不肯加以否定，是有意吠影吠聲，混淆是非。

魯迅因長期受反動階級所迫害，而他却勇敢地，忘我地拿起筆來戰鬥，最後染上肺病逝世。難道張之龍連這一點兒聞也不懂嗎？爲了「立此存照」，唯有再引用魯迅那篇「死」：

「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醫師的診治的……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診治，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十年前已經死掉；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魯迅這篇文章是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寫的，到了十月十九日他不幸與世長辭。於是蒼蠅們嗡嗡營營，手舞足蹈，又來亂射冷箭了。雖然戰士倒下去了，他永遠是光榮的戰士。今天，魯迅的思想已在破舊立新的國土上開了花，而「文化沙漠」上仍有蒼蠅的徒子徒孫，遺老遺少，披起偽裝的外衣，散佈詭譎的毒素。

正確對待「電影批評」·永青。

——評唐蓉君的「也談電影批評」——

看電影可以說已經成爲我們國家中一般小市民的普遍愛好，甚至有人還大言不慚，沾沾自喜，以自己能每月撥出六十多塊電影費，看過所有片子爲榮。可見電影事業繁榮的一斑。

隨着電影業的繁榮，小市民的愛好和關心，於是我們機警的文人也發現原來寫寫電影批評可以撈個名利雙遂。於是，你寫，我也寫，影評的文章就如「神紙」般粘遍了大小報紙的屁股，而影評家也「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本來，電影既然具有這麼重大的影響力，而它們又黃、青、黑、白各色俱全。爲了幫助我們的觀衆，使他們更好地領會影片的主題、內容。使他們能更少受壞電影的毒害，更早脫離黃色電影的魔掌，更快學會認清影片的好壞。電影批評的文章不妨多寫

而且越精彩越好。問題是，我們的電影批評中難有好的（以現實主義的觀點來批評）文章出現，充斥在各「市場」的只是一些爲片商、電影公司豢養的「影評家」在胡言亂語，顛倒是非，避重就輕，欺騙觀衆，觀衆應認清他們的真面目和技倆。更好笑的是，有些人在做了幾天「影評家」之後，就有了億萬心得。於是「也談電影批評」，教訓「影評家們」；「在批評一部片子之前，應……」；「對於本片，應注意的該是……」。但又恐怕人們真的看出他在做「電影批評家的批評家」，所以又說：「理論是理論，實踐是實踐，……因爲電影史有書可抄，理論有書可參考，但影評可要自己動腦筋了。」意思就是說：「影評家們」千萬不可教條主義地遵奉「我的竊見」。真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卅一日，南洋商報的「影藝」版登載了唐蓉君一篇影評專論：「也談電影批評」。筆者陋學寡聞，再三拜讀，對唐蓉君「文學的根底」和「文筆通順，懂得題法及句子的結構，用字盡可能平易近人。」沒有「故意採用非常罕見的古字或造非常難懂及古澀的句子」，感到衷心敬佩，但對唐蓉君的論點却頗有不同的意見，願提出與唐蓉君及諸位讀者討論。

唐蓉君的「也談電影批評」，大概可歸納成以下四個重點：

（一）唐君認爲：「（電影）題材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因此，在批評或談論某一部片子時，首先要確定

這一部片子的形式及風格，到底是音樂片，悲喜劇，特務片，打鬥片，武俠片，家庭倫理片，還是兒童教育片。有些食古不化的人有很嚴重的偏見，以爲批評一部片子一定要針對它的主题思想，一定要談它的內容，一定要談教育性，……結果從開始罵到結束，還是講故事內容，主题思想，把電影當作一部小說，一篇戲劇來評論，這不是應有的態度，這也不是電影批評。」所以，「在批評一部片子之前，應先確定片子的形式，然後因材加以批評，若每部都以私自擬定的方式去批評，（大概指現實主義的批評方式是私自擬定的，並說明他自己的影評方式是公定的——筆者按）過份強調一些小節，或者是談故事的內容，主题思想，而非指出片子的特色及風格，則非真正的影評。」因此，「以「特務女金鋼」爲例，我們所要注意的導演若瑟羅西所玩弄的表達形式，彩色的應用，配合及含義，道具及服裝的利用及目的，以及女主角蒙妮嘉維蒂的個性及演技。」（還應注意女主角的大腿美不美？三圍尺碼多少？跟蘇菲亞羅蘭比起來，誰較性感——筆者按）

（二）唐君以爲：「一位理想的影評者必須有豐富的電影知識，尤其是有製作的臨床經驗，那是最好不過的，他必須要有文學的根底，（不知道是那方面的根底）文筆通順，懂得語法及句子的結構，用字盡可能平易近人，不可故意採用非常罕見的古字或造非常難懂及苦澀的句子……此外，他必須對音樂、美術、設計、彩色

、建築、舞蹈、攝影及戲劇方面都有所認識。因爲這些和電影產生了密切之關係。」像「批評「音樂之聲」等以音樂爲主的娛樂喜劇，不妨談談導演手法，佈景設計，服裝，彩色，音樂或歌曲，攝影手法及表達形式等，主题及演技其實是次要的問題，」因爲「這類電影沒有什麼主题思想可言的」。

（三）唐君認爲：「特務片在世界各地都甚猖狂，（不知道有沒有包括中國——筆者）但目前已在衰退中，因爲觀衆的好奇心已不好奇了，（苦澀、難懂的句子——筆者）觀衆的口味也改變了，所以，這種特務片所造成的毒害也逐漸減輕了，因爲真理在人間，腐敗及虛假的總會消失。」

（四）唐君認爲寫電影批評有一個原則（大忌諱），「對於這類緊張，懸疑的片子不易（大概是「宜」字之誤）把故事的結局寫出來，因爲會破壞別人看此片的氣氛及興趣。」

其實，這些理論都似是而非，胡說八道，唐君身爲「電影批評家」兼「電影批評家的批評家」，而且「文學的根底」相當好，諒不致如此幼稚，可憐。爲人也不致只注重穿美麗的衣服，忘記多用腦想一想，充實自己的思想吧！但站在維護健康文娛的立場上，我不能同意唐君這種有意或無意（幼稚）的錯誤論調；現在分成四點，論述於下：

（一）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都非常重視作品的內容，這因爲作品的思想內容乃是作家的思想的

反映，是作品的靈魂，又因為他是通過思想內容來教育讀者。因此，又要求它必須具有正確的思想內容。假如一部作品的思想傾向基本上是正確的，藝術技巧方面稍微差一點，也無傷大雅。當然，最高的要求是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俱美，但這藝術的形式美是自然的，真實的，本質的與形式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病態的形式「美」完全不全。所以，我們看見一些現實主義的文學評論都先論作品的主题思想，再論藝術形式，而且特別注重主题思想的論述。因為主题思想如果壞的話，那麼藝術形式愈高明，則它對羣衆的毒害性愈大。對待「電影批評」的文章也應該根據這個原則才行。可是

，唐君認為這些是「以私自擬定的方式去批評，過份強調某一些小節，或老是談故事內容，主题思想，而非指出片子的特色及風格，則非真正的批評。」而且說「評電影不能像評小說，戲劇一樣。」言外之意，似乎是：電影不必像小說、戲劇一樣，有主题思想，就好像人可以有思想，而其他動物就不必有思想了。所以評電影要「指出片子的特色及風格」，假如捨本（處理特色及風格）逐末（內容）「則非真正批評」。所以像「特務女金鋼」這樣黃色的影片，也該寫文章捧場，讚揚它的導演「所玩弄的表達形式，色彩的應用，配合含義，道具及服裝的利用及目的，以及女主角的個性及演技」（但是，唐君又會說過「主题及演技其實是次要的問題」。）這不明明在幫忙黃色販子毒害羣衆嗎

？

現實主義的電影批評也不是不注重藝術技巧的批評，只是它認為藝術技巧不及思想內容來得重要，真正的藝術技巧不妨多加評論，至於那些玩弄「死光鎗」，打火機，特製汽車，美人的乳房，大腿，不管拍得多麼「成功」，充實量也只能算是噱頭，技術，我們不詛咒他的糖衣真面目已經不該，還要去歌頌它，我想只有那些別有目的的人才會這樣做。

（二）唐君認為一個理想的電影批評者必須有豐富的文學根底，要有高明的語言駕馭力，而且要有豐富的藝術知識及攝影知識，有可能的話，最好還必須是一個有拍製電影的臨床經驗者。我也認為要能這樣，的確夠理想，但是他故意忽略了「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這一首決條件。因此，產生了以下幾個問題：（A）假如說寫批評的人一定要有以上唐君所提的條件的話，那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影評界中我看一個也沒有，（唐君已在文章中自己說過：「我們得勇敢承認星馬沒有真正的影評及影評者。」可見他自己也不是理想的影評者。）那麼，大家都不能配寫，影評的文章恐怕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後，就會「嗚呼哀哉」了。（B）有「藝術修養」而沒有思想修養的人可以是理想的寫影評的人，那麼，思想愈糟糕的人就是愈理想的影評者了。（C）有思想修養，沒有「藝術修養」的人不是理想的影評者，因為「藝術修養」是理想影評者的全部條

件。思想修養愈高的人愈不是理想的影評者，因為愈喜歡「老調重談」，愈要「大談主题思想，這也是不應有的態度。」

我認為，我們寫文章的人必須先認清服務的對象，寫影評的人也要弄清楚到底要寫給電影工作者看呢？還是要寫給觀眾看，假如是前者，那你不妨大談特談導演手法，佈景，設計，服裝，彩色，音樂，攝影手法。假如是後者，那你對他們講「蒙太奇」，「開麥拉」，這些所謂藝術手法是否會比讓他們知道應該怎樣正確對待這部電影的思想內容來得重要。因為他們走進戲院去，最主要的還是去欣賞該影片的情節，內容，很少（或根本沒有）去管什麼導演，什麼佈景，什麼色彩的配合及含義，而且他們也根本不想也不需要知道這些屬於藝術工作者所要深入鑽研的東西。所以，如果要寫那些只論藝術技巧，不論主题思想的影評，最好到好萊塢，香港，日本，台灣去，那兒會有更好的「前程」。

至於說「音樂之聲」，「特務女金鋼」這些影片，前者的音樂為主，後者以色情為主，「這類影片是沒有什麼主题思想可言的。」這種論調也非常毒辣。我們都知道「音樂之聲」乃在替醜惡的資產階級穿上好看的花衣，企圖融解貧苦人民階級的意識，而「特務女金鋼」宣揚的強暴、酒色等腐化思想，企圖瓦解人民的戰鬥意志。只是這種思想主题被美麗的，甜蜜的糖衣包裹着，普通人民是沒法馬

上發現的，而它就「春風化雨」，慢慢使你的思想意識跟它發生「水乳交融」，而它的目的就達到了。所以說音樂片，特務片沒有主题思想是完全錯誤的，任何一部電影都有它一定的主题思想，不全的只是「好壞」的區別而已。說沒有主题思想，完全是因為怕人家深入地挖出他的主题思想，到時它的獐獍面目不是完全暴露出來嗎？所以你們還是相信沒有，不要想太多的好。你看，多巧妙的手段！

（三）唐君在論述了特務片的優秀地方，要我們的影評者多加注意，多為文讚頌之後，忽然以極進步的姿態出現，說什麼「真理在人間，腐敗及虛假的總會消失。」所以特務片的猖狂情形「目前已在衰退中，觀眾的口味也改變了，所以這種特務片所造成的毒害也逐漸輕了。」這又極盡歪曲現實的能事。誰不知目前的影壇還是特務片，打鬥片所盤踞。說特務片的猖狂情形已在衰退中，目的無非在模糊一些不算純潔，且不大清楚事實的羣衆，告訴他們，現在你們可以大膽去看任何電影了，那些已不是「毒片」了，就是「毒片」的話，也不十分毒的了。奇怪的是，唐君既然承認了特務片會造成毒害，但又為什麼不把他的毒害處揭發出來，也不許別人這樣做呢？讓我們再三讀讀他那段話吧！你會發現他講到特務片的毒害時，語氣怪平靜的，一點也顯不出他對特務片的毒害的痛恨情緒，而且多少還有點無可奈何的尷尬相。我看「真理

搞工作的一點雜感

|| 星山里 ||

對於那些只會批評，談理論而不會做事或不願做事的人真令人遺憾。

想做點事，搞點活動，問問他們，他說得很好，應該做，你們搞吧，請他參加。他說：能夠的話一定參加！但要他肯定參加不參加，方便我們工作時，他說：就暫時不算我在內吧。至於要他幫幫忙，比如聯絡一些人啦、買點東西啦，他不會拒絕你，但是，還是那句話：有時間一定幫忙。

如果單是這樣還不要緊，過后他還要批評和提「意見」呢？說什麼某人不應讓他參加，說什麼沒有注重宣教工作等等。更嚴重的是，他不直接向你提，而是向別人提，並且把事情形容的似乎十分嚴重。

在此時此地要做點什麼事都不容易。尤其是想搞點活動更困難，就說搞一次野餐，看起來倒是件簡單不過的小事，做起来可沒那麼順利。如果是學生，政黨或團體，人多心同還好辦，像我們這羣「自由人」問題可就多了。

首先是找人，對於已經離校多年，有工作甚至有家庭的朋友可不容易拉。要考慮適合大家的時間，要考慮恰當的地點，還要考慮拉甲去，乙可能不高興，或者拉丙去，沒拉丁又不很妥當。本來趣味相投的人就不太多，東挑西扣，往往弄到最后只剩下寥寥幾位。

人的問題解決了，又要解決交通

問題，到近地野餐自然容易辦，到稍為遠一點的地方去就成問題。搭巴士到遠地野餐去不但不經濟，費時，而且掃興得很。有車的朋友不多，有車的人通常也不會跟我們這羣窮小子一齊去玩。借車更頭痛：借到好車提心吊胆，惟恐撞壞，借到老爺車更是担

主經常聲明只讓借老駕駛，駭外之音是由他負全責，因此借車的人負責任很大，為了開開心去野餐需要負如此大的責任似乎不值得，所以很多朋友寧可另找門徑不願借車。租車是最後的一條路，可是去一次野餐花五塊錢以上，並不是我們所經常可付得起的。

交通問題也解決了，接下來還有事務工作待辦。買東西還好處理，煮東西却費神。如果只是買些麵包，弄些罐頭，工作也不算多，然而，想使午餐豐富一點，比如煮咖哩雞，就得請朋友動手或者自己來，既得考慮可口，還要注意經濟，真是難頂。

最后的工作也不輕，那就是主持，康樂和應付一些瑣瑣碎碎的小事。一次野餐搞得成功與否，主持和康樂節目佔重要位置。要注意地點和環境，了解參加者的興趣、認識，更要緊的是使大家覺得玩得爽快和有意義。

另外一個事項就是收錢。財政往往是虧本的工作。一回來就收，有的人說等幾天，久了才收又好像有點不

好意思討去！

所以，除非發起人是個多面手，有號召力又有時間，否則要搞好工作談何容易。我想，這是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有人搞活動的原因吧！

就因為在當前的情況下要活動不簡單，對於那些有能力有條件的朋友只批評不幫忙的態度才更令人厭煩。

(本文接自第三版)

在人間，腐敗及虛假的總會消失。」

唐君還有提到「觀眾的口味也改變了。」他們再也不要特務片了。我們不知道是變好還是變得更好！但照目前這個局勢來看，似乎沒有變好的可能。那麼，變到那裏去呢？不會是「春官片」吧！不過，我向唐君建議：既然你已看出觀眾的口味改變了，最好趕快研究變到那裏去，馬上打電報給好萊塢，香港，台灣，日本各大製片家。這一來包勝過寫什麼影評的「撈什子」千萬倍。

(四)唐君認為搞電影批評要注意：不可太疏忽，評那些特務片時不宜把它的結局寫出來，因為這一類緊張、懸疑的片子的結局被你一語道破，「會破壞別人看此片的氣氛及興趣。」關於這一點，我有三個建議：(A)最好加油加火，在影評上把「這一類緊張、懸疑的片子渲染得更「懸疑」，更「緊張」。(B)也不妨一語道破，因為觀眾注重的，欣賞的重點還是在於導演手法，服裝的應用及

其實，客觀環境何處不都困難，

為什麼有些地方還有點動靜，有些地方却一片死沉沉，問題就在於主觀沒有努力，自己願意站在一旁看別人動，等「時機」到來，還是沒法突破困難，生活得更多姿多采，過青春、美麗的日子。

目的，(如角三褲，乳罩在影片中的作用)叫他們欣賞這些就夠了。(C)應該先仰看一下電影院當局的臉色如何，「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可不知！

最後，我要以一個電影觀眾的身份向那些偉大的自愛愛人的影評家們呼呼，希望你們能明白我們的需要，繼續更好地應用現實主義的評論方式來從事電影批評：先評主題思想，再附帶談一點演技、風格。至於導演手法、蒙太奇、三圍尺碼、明星私生活等不談也罷。我們不需要這些。

我也要向廣大的電影觀眾和影評讀者呼呼，你們必須提高警惕：只談藝術技巧，不談內容的影評是影評界中的大毒草，有談內容，而談得含糊的影評也是大毒草。我們應該從各方面提高認識，學習更好地分清是非，那就不會上黃色電影和別有目的的影評者的當。至於那些不沉迷在黃色電影中的觀眾，我希望他們別那麼不爭氣，人家想要以乳房、大腿、煙酒……來毀滅你，你那裏能夠乖乖俯就，自甘滅亡。

寓言小說

山林中有隻老虎，到處闖禍生事，挨了羣獸的許多挨打，險些一命嗚呼，眼看無法再呆下去了，只好拖着尾巴，往別地做大王。

這頭老虎跟別的有些不全。不同之處在那兒呢？讓我稍稍地告訴你吧！假如您一眼望過去，便可立即發現他的前肢特別長，竟比後肢長一倍；可慢點瞠目咋舌，還有的是：他原是隻「白額」虎，如今却成了「焦頭爛額」虎，相信是挨了揍的緣故吧。牠還比一般老虎絕頂聰明，幹起壞事，總得與狐狼這批難兄難弟合伙，這才不致陷入孤軍獨戰的困境。話說這隻老虎垂頭喪氣，一跛一拐地到處漫遊，不期然來到了一座陌生的林子。

「嗯，這應是個好地方。」老虎這麼想着，忙把沮喪的尾巴從地面拖起，向空中一捲，胸膛也隨着挺直上來，然後張開血盆大口：

「噢——」這一吼，可真不得了，森林里的樹木全都顫抖不停，葉子紛紛飄落，如一陣狂風橫掃而過。稍定，才見幾隻縮頭縮腦的狐狸從林子裡鑽了出來。這批傢伙一發現眼前是一隻大老虎，顧不了地上滿是泥漿，立即把頭栽下去：

「請問大王，有何貴幹？」年紀較大的狐狸問道。

「我，要在這裏當大王!!!」這聲音十分宏亮，餘音飄盪在山間，久久未散。

「這，這當然沒有問題。」老狐狸習慣地摸摸鼻尖：「只是……」「只是什麼?」

「只是……這裏的萬獸可不大好惹。獅子大王最近給牠們搞得頭昏腦脹，我們這批「奴」羣是日子越來越難過……」老狐狸說到這裏，鼻子一陣酸，洒下幾滴淚珠，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概。

「怕什麼？」老虎辟辟拍拍地拍了幾下胸膛：「那隻老獅年紀老大了，牙齒才掉掉幾根，體衰力弱，頂啥用？你們瞧瞧我：長而有力的手，犀利無比的牙齒，尖長硬實的個子，就憑這些，那些萬獸受得了嗎？」老虎談得口沫橫飛，唾沫星子紛紛掉在伏在地上的狐狸頭上，牠完全忘記了不久前的教訓。那幾頭狐狸聽完，真樂得不可開交，眼前出現了一片美麗的展望，異口同聲道：

到處挨打的老虎

胡圖

「既然大王有非凡之力，奴等決心換主，為大王効勞到底，誓死不變心！」

老虎這時得意洋洋，馬上下令帶路。

進入森林，走着，走着；突然，老虎感到樹上有水掉到頭上，害得爛額疼得要命，等到水流到鼻子，一嗅，那裏是水，原來是尿！渾蛋！是個傢伙開的玩笑，真太污辱大王了！還未搞清楚，一陣刺耳的笑聲從樹上傳來。老虎抬頭一望，只見樹梢上站着幾隻小猴子。

「喂！小東西，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凌辱虎大王？當心點……」老狐狸朝着樹上還罵未畢，又是一泡尿撒到

牠的長鼻尖，咀巴也嘗到了。

「渾蛋！這批臭傢伙不教訓一頓不行！」老虎衝到樹下，搖撼起來；樹終於倒塌下來了，小猴子却靈敏地跳到別棵樹上，老虎本想推倒那一棵，無奈已精疲力乏，氣喘吁吁了。怎麼辦？老虎一皺眉，計上心來；牠改換一副慈祥可愛的笑臉：

「親愛的猴子先生，我們大家不應互相為敵才是啊？嘿，我們應互助友愛，不分散我。我老虎歷來是扶貧濟弱，嘿嘿，主張獸類平等，各有自由……」

語猶未落音，一顆未熟的菓子從樹上擲下，不偏不倚，正中老虎的爛額，疼得牠滿地打滾。當牠翻身來已不見了狐狸；這時更是氣得暴跳

如雷，想爬上樹去，却爬不得也哥哥，牠的祖先從遠古至今都沒有這項本領。面對這幾隻小東西，牠已是達到束手無策的地步了。

「算了，」牠心裏這麼想：「這件醜事若是傳開出去，人家一定百般嘲笑我；那我就得造個謠，宣佈我接死了那批猴子！嘿嘿，就這麼辦吧。」

老虎無可奈何地離開，漫無目的地在這個陌生的林子裡走着。突然，樹上「卡察」一聲，老虎急忙縱身跳開，定神一瞧，原來是條小枯枝，真豈有此理。

老虎走呀走的，漸漸，肚子越來越餓了；可恰，牠正好發現了前面草

地上有一羣山羊低頭喫草。老虎想趁山羊不備，飽餐一頓。可是肚子餓得「噉哩咕嚕」的響聲越來越大，老虎按捺不住，驚醒了山羊，老虎一面臭罵自己那不聽話的肚子，一面注視着山羊羣的動靜。

「兄弟們！大家注意：這頭「焦頭爛額」虎如今已來到了咱們這個地方，想必幹些什麼壞事，我們應一致起來幹掉牠！」

老虎一聽一頭老山羊這麼說，心想：「這還了得，這麼快就給揭穿了，待我要個軟功吧。」

老虎於是儘量把自己的兇煞相裝得笑容可掬的說：

「喂！最最親愛的山羊先生，你們好啊！我老虎今天來到這裏，想幫助你們提高生活水準，想……」

「收斂起你的甜咀巴！你的罪行我們早已瞭若指掌，我們決不會聽你這一套！」

「嘩！操你娘的，你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竟敢同我為敵！」老虎大發脾氣，兇煞相畢露無餘：「你們瞧瞧：我這犀利無比的牙齒，長而有力的雙手，尖長硬實的……」

老虎急忙跳開，正想轉身反噬一口，那知屁股挨了從山坡滾下的小刺蝟的刺，痛得牠坐在地下爬不起，緊接着是一陣山崩地裂的喊殺聲，嚇得牠顧不了疼，躍身死亡的逃。

老虎總算是撈回了生命，讀者諸君：萬一您碰到了這隻長手的老虎，筆者請您不妨注意牠的屁股（這不會失禮），您將見到一個大洞；很奇特的是從這個大洞望進去，您將發現牠的肚子全是中空，臟腑全沒，只有幾根枯枝撐肚，以免空氣壓力太大，把肚子壓扁；最奇特的是您將發現牠的皮竟然是塗上線條的紙片。



血海深仇

「阿聯」烏爾法作

雅慕譯

真沒想到這痛苦的記憶仍然潛伏在我心中，仍然活着，儘管時間已過了那麼久。只因爲看到一隻小杯子——自從我的心受創之後就一直沒有再用過的那隻牛奶杯——我想起阿布哈密來了。他是個牛奶小販，他那瘦小的身體，微微向搥掛牛奶的那一邊傾側着。他穿着一條藍色的褲子，繫一條紅色腰帶，上身穿一件黑白相間的襯衫，頭上戴一頂白布帽，他那雙細小的眼睛在濃密的眉毛下閃亮着。還有他那清脫溫和的聲音，如今彷彿仍迴响在我耳畔。他是用這樣的拉長的聲調叫賣的：牛奶……牛奶……

每天這叫賣聲响起時，我仍蜷伏在被窩裏呢。當阿布哈密一踏入我們村中那條從卡士雲通接阿沙烈黑雅的道路時，立刻聽到他那低沉的聲音隱隱傳來，這聲音越來越大，直至阿布哈密到了我家門前時，我家廳堂壁上那座祖傳了兩代以上的老掛鐘便鏗鏘地敲了起來。這掛鐘與這牛奶小販好像已經互相約好似的，從來沒有誤時過。就在這個時候，我以一個十歲孩子的敏捷動作跳起身來，連帶跳下梯階去，引起一陣聲響，把我的家人全給吵醒了。我從廚房裏拿出牛奶瓶子來讓那小販將它灌滿，這就是母親派定我做的日課了。每當我打開大門時，阿布哈密的那張和善的面孔就掛着笑容歡迎我，他給我量了三椰杓的牛奶。我總好奇地瞧着他那隻皺縮着的手以及那些已經彎曲的手指。那手指硬直地附在手掌上不能活動，姆指則稍爲翹起，像一塊木頭。我心裏很想問他那隻手指爲何殘廢，但感到有點羞澀，沒有開口。

之後，阿布哈密又走到那鄰家門口喊道：「牛奶，牛奶……」這時候，那家的大門也打開了，走出一個跟我同年的赤髮小女孩來，她就是我的鄰居莎妮亞。她向我點頭微笑，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對我笑了。當阿布哈密把她那牛奶瓶子盛滿了，而她重新把門關上之後，我也就溜回家去，嘗一嘗那美味的乳液。

每一天，我就這樣渡過了一個可愛的早晨。當我們圍坐在餐桌旁邊的時候，我聽到母親一面倒牛奶一面這樣說：「阿布哈密是個與衆不同的牛奶販，願上帝賜福予他！他爲人誠實而且虔信宗教，從來沒有在牛奶裡滲水。」

於是父親答道：「他真可憐，他是個好人，孩子很多，每天太陽還沒出來他便步行到阿爾哥塔去，向乳牛主人購買牛奶。」

我於是開始同情那牛奶小販了，可是有一天，我那同情心發生了變化。我的父親每一聽到那牛奶販的聲音時，立刻匆匆忙忙地走出去，這件事頗使我感到驚異，於是我也跟着他出去。父親向他詢問阿爾哥塔方面的叛軍的消息，他問了許多重要的事，他還以爲我不知道他們在說些甚麼呢。他這樣問：

「現在叛軍的情況怎樣了？」

阿布哈密一面舀着牛奶，一面用肯定的語氣輕聲回答：

「感謝上帝！很好。」然後他眼珠閃着光，低聲說道：「今天已經有大批的武器被運來了，不過，哎，先生，真可惜……在昨天的戰鬥中，來自米

坦的三個青年犧牲了，另外還有五個是來自莎艾爾，七個來自阿爾哥塔，我全都認識的。不過他們也殺死了不少的法軍。他們都是忠貞的愛國者，他們都應該昇入天堂，爲甚麼我不是其中之一呢！」

於是，他伸出那彎曲的手，繼續說道：「先生，這隻手真是好像火一樣燃燒着我的心，使我難受！假如我這手沒有殘廢，能夠使用武器的話，我將會把家庭交給上帝的手，然後參加那些叛軍，在阿拉指定的路上奮鬥！」

他用着憂傷的調子又說：「可是，上帝却不讓我享受那樣的幸福！」

過後，他又踱到鄰家去，一面「牛奶，牛奶……」地叫賣了。

一天，我聽見他像往常那樣一面舀着牛奶一面對我父親說道：「先生，他們正在受寒受凍哩！非常可惜，他們大都沒有氈子，露天過夜，沒蓋氈子真是難捱！可是，上帝是會扶助他們的。」

父親很感悲傷，祇是默默點頭，不發一言，接着走回屋裏去，低聲地跟母親商量了好一會兒。母親似乎也很關注父親的話，我很想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事情。

那天晚上，我偷偷地躲在門後傾聽，我聽到母親這樣說：

「今天我到每一家去，沒有一個人不支持，大家都一樣，窮的和富的都支持，所以我能夠募捐到二十五條氈子的錢，每一條氈子的價錢是七個金元。」

「我知道了，」父親說：「最好是由你去購買

那些骯子，試從每一間店買一條骯子，免得引人注目。法軍當局到處派出反動份子和他們的警員偵探呢！」接着又說：「你可知道，阿布哈密是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給那些叛軍送骯子的呀！」

母親答道：「他是個有着偉大人格的人！」
「他每天送一條骯子，免得受人懷疑。」父親又說。

從那時開始，阿布哈密經過我們家時，就帶了一條骯子出去，第二天早上再來帶另外一條，就這樣把母親床底下的一堆骯子全帶走了。

那一個早晨，（那不幸的一天！）當我們那座老掛鐘敲了六下時，我們再也聽不到那牛奶販的像往常那樣柔和的聲音了。我仍舊蜷伏在床上，很感懊惱和沮喪，直到母親來叫我，才懶懶地起床，我吃早餐時再也沒有牛奶杯子了。

「阿布哈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啦？」母親問道
父親面露憂慮地回答：「他是從來不遲到的呀。」

就在那一天下午，我從學校裏回來，看見一羣學生正圍聚在一個路口，他們似乎正在討論着什麼重要的問題。我也擠了進去，我聽見其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學生說：「同學們，來呀，讓我們到廣場上去看熱鬧，聽說法國人要把昨天戰鬥中擊斃的叛軍示衆呢！」

那些孩子們臉上立刻顯得陰沉悲傷。其中一個說道：「千萬別相信，法國人都是大騙子呀！」
「所以，還是讓我們親眼看的好。」那年紀大的說。

於是，他走在最前面，其中的都沒有反對地跟着走，我也一樣茫然地跟隨着他們。我看見行人們都匆匆地走過去，他們都低垂着頭，臉上露出悲傷的神色。當我們看到那廣場中的東西時，都吃了一驚。那地方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經過，往常那地方是人潮洶湧，摩肩接踵的。在那廣場中央矗立着

的紀念碑下，排列着血肉模糊的令人慘不忍睹的屍體，他們的衣服都已破爛，沾滿血液和爛泥。幾個法軍正在看守着，其中一個軍官看着我們，一面指着那些屍體，笑着用一種外國人的風度說道：「叛軍，叛軍！」

當我在那些屍首中發現阿布哈密的屍體時，我不禁大聲呼叫起來。他的面貌已經變了，但是從他的衣服和那彎曲的手臂我認得出他來，而且，這隻殘廢的手，正好証明了他並沒有參加戰鬥，因為他並不能拿起槍桿對付敵人呵！孩子們都在恐怖的靜默氣氛中向後退却，他們好像覺得自己已做錯了什麼事情似的。他們本該像那些成人們一樣，不要到這兒來理睬那些法國人。當他們走得較遠時，年紀最大的那個孩子面孔顯出懊悔和悲傷的神情，似乎覺得自己對這過失應該負起責任，他用顫抖的低微的聲音說：

「人家說得對，法國人是個大騙子！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叛軍，我是認得那些叛軍的。他們全是貧窮無告的農夫！」
其餘的孩子們祇是搖着頭，不說一句話。他們的臉孔蒼白，眼睛憤怒地睜着，嘴兒張開，怒視一切。他們舉着顫動的脚步，沉重地踏在地上，似乎懷着深深的仇恨。

爲了要支持那年紀最大的孩子的話，我很想這樣說：「我看到那個牛奶販，他不是叛軍。」可是我的舌頭却無能爲力，我要說的話都哽在喉頭。我很想放聲大哭，以減輕胸中的壓力，然而，我的淚水却掛在眼臉上，始終沒淌下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

我趕緊回家，我發現母親正坐在走廊上，她彷彿正在沉思。她不時拭着那不斷地淌落的淚水，在她面前呆住了。我喘着氣問父親去了那兒，她竭力把聲音壓抑着，試圖安慰我，她這樣說：

「你爸到莊園裡去了，再過幾天就會回來的。」

我靠近母親，凝視着她的眼睛。
「媽，你爲甚麼還不對我說實話呢？我曉得爸爸跟叛軍去了，他已經把我們交託給上帝，正如阿

布哈密在沒有被法軍殺死之前所盼望的那樣」。

母親把我緊緊抱在胸前，說道：

「你從那兒聽到這一切的事情？你就像一個成年人似的說話。你可要當心別在任何人面前說你爸參加叛軍呵！要是讓法軍知道了，我們的家可就要被他們搗毀。」
「他們會把我們連人帶屋給毀掉嗎？」我恐懼地問。

「他們當然會那樣做的，孩子。他們已經毀掉不少的屋子了，屋裏的人也一同被毀滅了呢！」
我和母親靠得更緊了，我全身的骨頭都怕得顫抖起來，我覺得自己很快長大了，已知道了很多的事情。我不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了恐怖的死亡了嗎？我不是已經知道不少法軍的暴行了嗎？

晚上我睡得很不安寧，老被恐怖的惡夢騷擾着。有時我看見父親的屍體沾滿鮮血和泥漿，仰臥在戰地上，在那牛奶小販的屍首旁邊。我驚聲呼喚，醒轉過來，我看到母親站在我床前，愛撫着我，安慰着我，使我的心情重新安寧。當我好不容易重新入眠時，又看到我們的家在隆隆的炸彈聲中倒塌了，我跟母親從一間房子走過另一間房子，冒着滾滾的烟霧和灰塵。接着又夢見屍體，但是這一次，是法軍和那個粗野地指着叛軍屍體大笑的該死軍官的屍體，我因爲仇恨而感到興奮了！

天色將亮，我全身的神經已疲乏到了極點，我沉沉地酣睡了。

後來，我被一陣從村口傳來的「牛奶……牛奶……」的清脆叫賣聲吵醒了，這正像過去的那聲音——拉得長長的清脆的顫音，祇是尾聲略帶悲傷。我立刻意識到那是我的朋友小哈密的聲音了，他就是那個已經殉難的牛奶販的長子。我難得得緊咬自己的嘴唇，我在設想這個在校裏年紀較大的貧苦的同學，爲了養活一個龐大的家，如何被迫輟學，如何拋棄了他那些美好的願望及理想。他將書包從肩上卸下，背起了盛裝牛奶的鐵罐，這罐子也許要陪伴他一生一世了——那就是說像他父親的情形一樣！

我不由得淌了兩滴滾滾的淚水。從此，我底心坎裡就萌生了深深的痛苦和仇恨！

幻夢

——碧澄——



「鈴，鈴鈴……」牆角的小鬧鐘照每日的習慣，一到了五時半便興奮地吐出它抑制了二十四小時的聲响。

「唔嘩——」捲成一隻蝦般的他，下意識地把眼睛睜得大大，雙手從那幾塊錢的薄毛氈下伸出來舉得高高的，也許太久沒動過了，一伸直便像那骨節要拆斷一樣，「吡叻吡叻」地响起來。

兩脚把毛氈往旁邊一掃，早已垂到地上去探索那雙剩下二三分厚的拖鞋。然後「卡答卡答」地走到廁所去。

這是他的生活規律。第一個節目先到後面蹲幾分鐘，下來漱口，洗臉，用斷了幾個齒的短梳爬幾下頭，整理一下店面的東西，七時左右便準備把店前的直板一塊塊拉開來，「巴塞房」裏還有幾籮雜貨要搬到店的外面擺着。

於是，他要應付第一批到來的顧客。早餐要到九時左右，主人們都吃過了，才輪到他。這也不能浪費太多的時間，不然出來又有臉色好看。

「祥頭，糖一斤，快點，要沖咖啡。」這個叫

「梳打餅半斤。」那個又叫。

「沙丁魚。」

積了好幾個人了，老闆還沒出來。

「我先到，祥頭，包給我先呀！」

「七點到了，我上課要遲到了。」

「等等。」他說：「只有兩個手嘛。」

接近八點鐘，人已走得七七八八，老闆才慢條斯理從後面出來，那老闆的女兒呢，還在裏面發脾氣，至於老闆娘，不到八點半以後休想見她的影子。

他在這兒做了四五年工，眼看着店裏的貨物一日比一日漲大，看着那位刁蠻小姐一天比一天妖艷，看着那老闆娘一日比一日發肥……

可是，他還是幾年前的他。身體仍然是那麼瘦弱，怪不得人家說他「浸在油缸裏也不會肥」了。

工作愈來愈多，薪水照舊是那幾十塊錢。而且，老闆還不願意多請一個夥計。

「不公平，不公平！」

是的，他在盤算，如果外頭有比較好的工作，他將毫不猶豫地離開這裏。

「吃也吃不好！他們吃剩的才到我！與狗有什麼分別！——我是狗嗎？難道我不是人！」

想着想着，他的肚皮竟「噦哩咕嚕」在响起來了。

「喂，祥頭，看你這個失魂魚——裏面還有兩籮東西！」

「不是拿完了？」他像受了委屈，有點不服氣。

吃這碗飯，天天要受氣。以前自己未成人，還不要緊；現在他已廿二歲了，如果好命的話……

「拿完拿完，你不睜大眼睛看看！」老闆的臉沉了下去。他咽下一唾涎。

果然，「巴塞房」的角落還有兩大籮東西——一包是黑炭，另一包是木屐。

他猜想這兩籮東西是昨天才添的。

「又多了兩種貨物！他又可以撈多一筆了！」

「黑炭一斤二角，十斤扣五分；木屐有油漆的——雙三角，沒漆的賣二角；小孩子的……」老闆逐一吩咐。說了又說，唯恐他記不了。

「一次便夠了，」他心裏想：「價錢聽膩啦。」

「快點吃了早餐，我要下坡辦貨。」

他的進食速度是不能再快的了，幾年的訓練，使他對食慾失去了細嚼的興趣。但是老闆仍覺得他太慢。

「快呀，這麼慢！」有時他才拿起碗，爬了兩口飲，老闆在店外便等得不耐煩了。

「就來了！」他心裏憤憤，口却不敢多說。

老闆這樣說過：

「現在這年頭，找工作不易。多少人要來我這兒幫忙，如果我不顧念你在這兒那麼久，你的位置早就給人替代了。有吃宿供給，還有整百元糧銀，還想死呀！……」

反過來，老闆自己吃飯呢，可就久了。從開飯到工人阿七收碗，至少要四十分鐘。他要和妻子，女兒一面談天，一面一粒粒地把飯送入口內，並且少不了「欣賞」一兩杯的好酒。

「他可會享受。——有什麼好說，老闆！」

從老闆有意無意的口氣中，這幾年來，他已置了不少實業，在八打靈有洋房，在吉隆坡的什麼公司有他的股份，最近聽說還要買什麼汽車……

他絕對相信這些事情的可能性。店雖然小小，可是裏面貨物堆積如山，要什麼有什麼，加上這小市鎮像它這樣的店鋪不多，每樣東西開高一角或五分的價錢，是沒有人會說什麼的。於是，地方上人們的錢一角五分、一元、十元……地溜進老闆的櫃底去了。

「我收的錢少嗎？薪水一分不加，真不知足！」他的拳頭下意識地舉起，差點敲在桌上了。

「還站着做什麼，別浪費我的時間，生活要緊，閒閒蕩蕩，還做什麼生意！」

胡亂地吞了碗半稀粥，便又趕忙出來賣東西。什麼味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送粥的只有半小碟「菜甫」而已。

絕對不由他「閒閒蕩蕩」到來購買瑣瑣碎碎東西的人絡繹不絕，有時腳太累，拉張木凳過來，還沒有坐下，又有人嚷着要買什麼了。

（未完轉入第十版）

每天總是這樣，頭昏昏，腦脹脹。一直要弄到晚上八九點，上了舖，才有休息的時候。

「哼，這勞什子工作，鬼才稀罕，如果找到份別的適合工作，看吧！……」

「爲誰辛苦爲誰忙，自己沒錢吃得飽，他們臉色却愈來愈紅潤，荷包愈來愈重。這是什麼世界？」

稍微得空，他便有這樣的胡思亂想，甚至有時在賣貨給人的時候，也會心不在焉。

最近，他懷有一種希望。他託了附近的標叔去找工作。標叔在鐵廠工作，認識的人也多，總能替他留意。

「就算到鐵廠去吧，工作也有個時候，八點上工，中午有兩個鐘頭吃飯休息，五點放工。如果超時，雙工補水。那有這兒這麼衰！……」

但標叔並沒給他帶來好消息，他的憧憬也只是憧憬而已。

「工廠淡，行情淡，都不想招新工。」這是標叔的結論。

「再給我留意一下吧。」他的心落了大半截，却還是像作垂死掙扎地說。

「看吧！」標叔只是隨意地肯首：「現在時世難，找工作不像以前了。」

標叔走了之後，他隨意翻翻櫃面的當日報紙。這是老闆定的。老闆在店面時，除了收錢算賬之外，就是看紙報。除了顧客十分多，他是不大願意離開他的崗位的。

驀地，有幾行粗大的字映入他眼簾，留心一看，上面登的是：

社會福利彩票部
特此宣佈

獎金再增加
頭獎 現在 四十萬元
二獎 現在 十七萬元
三獎 現在 七萬五千元
四獎 現在 四萬元

三六四四張其他獎金保證不變

……
他的心跳了一下，看着老闆不在，馬上閃進廚房去找着了阿七。

「喂，七姑，一會你要出街買菜吧？」

「什麼事，這麼緊張？」阿七轉過頭來。

「和我買張福利彩票。」他不大自然地说。

「噢，你也想發財了，祥頭。」阿七叔笑道。

「那個不想發財，尤其是我們這些工人——」

他有滿肚的嚙，却在阿七面前發洩出來：「你知道嗎，現在獎金增加了，頭獎不再是三十七萬五，而是四十萬啦！時來運到，阿七……」

「買當然好過不買，可是別想頭大大，中個安慰獎你也好笑了。」阿七提醒他。

「中三個字得一百元也可以鬆動鬆動。」他從褲袋中掏出幾塊錢鈔票：「那幾十塊糧銀，家裏寄了一部份，還有多少，真是動一下也得考慮考慮……」

「唉，也虧你了，」阿七同情地望望他：「不抽煙，不看戲，不走街……」

「阿七姑，」他苦笑：「我那有閒錢看戲，走街？就算想，也沒有時間，一星期做了六天半，睡覺時還不夠……」

「哎呀！」外面有汽車煞制聲。他放下一元，匆匆趕出去。停着的是一輛「艾丁娜」跑車。新得發亮。他知道，又是什麼洋行的少爺送老闆的女先出來了。

既刁蠻，又驕傲。這是她給他的印象。

然而，無可否認的，她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美。皮膚並不白，但黑得甜；臉部不圓也不長難得一笑，便夠你失魂；尤其是那左唇上的一粒黑痣……但這一切都將屬於那有輛跑車的少爺的。自己是什麼身份，除非……除非發了達，那時可就不同，或許她會跳上自己那輛更大更美，而又有冷氣設備的流綫型車子，再用一間豪華的大洋樓把她關在裏面。

那時……那時啊……

「馬票報，馬票報。」派報的小童一路走一路喊。

「廿一號了嗎？唉呀！開彩了！」他連忙站起來，把報童叫過來。馬票的號碼，他早已記熟了，一翻開報紙，他就看到——三零三一六九一。

「頭獎，頭獎，我中了頭獎！」他把手上的報紙一拋，像瘋了一樣地跳着。

「什麼事？」老闆伸出頭來，懷疑地望着他。

「四十萬！四——十一——萬！」他只能這樣說。

「什麼四十萬？」老闆還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阿七從廚房奔了出來，高興地拉着他的手：「四十萬？」

「四十萬！」

「老板，現在祥頭是大富翁了！」阿七對老板說：「他中了頭獎！」

「頭獎？有沒有看錯？我就從沒有看過他買彩票！」

他抬起報紙，遞過那張彩票：「你對！」

三零三一六九一。不錯，一點也不錯。

老板頓時眉飛色舞起來，第一次親密地拉着他的手：「我早就說過，你有飛黃騰達的一日，如今果然給我說中，而且——發達得這麼快。阿燕，阿燕……」

「做什麼呀，爸爸，吵得要命！」阿燕懶洋洋地問。

「出來！祥頭中了馬票！」

「祥頭中馬票，多少？」一聲到中馬票，他便興奮起來，兩腳自然地向前移動了。

「當然是頭獎！」

「吓！三十七萬五千？」

「四十萬！獎金增加了！」

「想不到祥頭這麼好福氣！」他第一次見到她認真地向自己笑。

笑得這麼甜蜜，這麼可愛。

面頰上兩個淺淺的梨渦。

嘴唇邊那粒小小的黑痣。

「祥頭，今天你休息吧！底裏的工作等我來！」

「老板說這種說，還是第一次。」

「變了，一切都變了。」

世界原來是這麼美好！老板原來對自己這麼關懷！阿燕原來對自己並無惡意！

「祥頭，今晚請我看戲吧！」她竟開口了。

「沒有錢。」

「四十萬還說沒有錢！」

「還沒有收到。」

「錢嗎，嗨，」

「老板馬上把櫃子打開，遞了一疊兒他，也不知是多少錢。」

「沒有車。」

他說。

「以後定會有。」

「——我們今天可包輛的士遊街。」

怎麼他們都對我這麼好？尤其是阿燕，以前見面，眼角也不看我一下，為什麼突然對自己這麼親善？

「阿燕姐，鄭先生他……」

「老鄭？管他去！」他說：「你怕他？他的錢比得你嗎？」

對了，是自己的錢使他們改變對自己的態度！

沒有錢，把你看得比泥土還低；有了錢，把你捧得比天還要高！

不要緊，我現在有錢了！我無需再受你們的氣，無需再看你們的臉色！

老板呀，如果你要把你的女兒嫁給我，可以！可是，有一個條件：你這間店要改屬於我。你要洋

怒放的藝術花朵

·江松·

——記一個晚會——

光輝、燦爛

藝術的花朵

第一次開放

像勞動人民的汗珠

閃爍着動人的光芒

姑娘們踏起輕快的舞步

小伙子拍手按節奏

燈光隨着跳動

星星又眨眼又點頭

歌手們拉高了嗓子

平時害羞慣了的小妹妹

也跑到樓上：

「叫我唱歌我就唱！」

小弟弟的故事最動聽

明亮的眼睛

靈活的嘴巴

告訴了大家：

遠方英勇人民底

戰鬥精神

話劇是血淋淋的現實

控訴了社會的不平

詩歌朗誦怒斥黑暗

歌頌一定會到來的光明

啊，

熱鬧的晚會

戰鬥的日子

偉大的理想

像一顆紅太陽

在年青人的心上

永遠發亮

永遠有熄不掉的

光芒！

「祥頭，祥頭！」老板要求他了。

「問管家的！吵什麼？」他高傲地轉過頭去。他的身子給人拉了一下，眼前一花，低然是老板的臉。

「也不看看鐘，現在幾點了！」

哎呀，六點半了，怎麼昨晚沒有按好鬧鐘！因為遲起，今早便更加忙。

老板在「咕嚕

咕嚕」地埋怨，說

如果天天這樣偷懶

，非扣糧銀不可。

阿燕今早也起

得較早，打扮得像

天仙一般，和那她

鄭的手挽手地登上

汽車。

他並沒有看他

。眼色也沒有向他

瞧一瞧。

不過，昨天的

確是開彩的日子。

當天的報紙一

到，他就偷偷地掀

開來看。頭，

：×××××六九一

。他高興，可是

不至於喊叫起來。

他沒有昨晚那麼高興。

工作比較少的時候，他輕輕走進廚房：「阿七

姑，你的手氣真好。今晚我請你下坡吃東西。」

「中了多少？」

「一百元。」

「我不是說過：有買好過沒有買……」。

他笑，對着一個心地善良的人笑。



毒草可以說是所有紙等植物中最善於利用對抗的吧！只要接連下了幾天大雨，雨停了天還沒有完全晴朗，而它們却已經在骯髒的垃圾堆，腐朽的木頭，枯爛的草地上，「爭妍鬥麗」，開得怪茂盛了。

「現代派」藝術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比毒草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太陽高掛在天空的時刻，他們銷聲匿跡，沉寂得如壽終正寢。可是，在淫雨霏霏的日子里，他們又「披紅掛綠」，在一切骯髒的地方，一切腐爛的紙張上出現，而且還氣焰萬丈哩。

我想，人們所以討厭毒草，要替它加上一個「毒」字，不外因為它們專吸收枯樹的營養，養肥自己。以及借着艷麗的外表，幹着誘惑無知者的勾當

吧！但對「現代派」的討厭又是爲了什麼呢？

有些人說：「現代派」沒有輪廓（指圖畫），沒有節奏（指舞蹈，音樂），沒有形象（指詩歌）。

也有人說：「現代派」太抽象了，太深奧了，非一般人民所能夠接受得來。（按照他們的論調，那人民真太無能了。）更有認爲最好還是創作一些人能看得懂的東西，「現代派」設法看得懂，所「現代派」不好。

我以爲，人們唾棄「現代派」的真正原因雖多少跟「沒有輪廓，沒有節奏，沒有形象」有關係，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爲它們負有特殊的使命。

起先，我還以爲「現代派」不過是有閒階級的玩物吧了。因爲只有他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才有閒情逸緻去再三欣賞，體會作品中的「精華」。而一般勞苦大眾奔波終日，自然沒有閒功夫可以慢慢欣賞這些藝術作品，所以就看不懂，（或沒法

看得懂），他們自然說「現代派」不好。你看不懂，不設法提高自己的修養，還說人家不好，真不應該。現在仔細一想，又覺得「現代派」有其更深一層「不好」的原因。不懂僅是「看不懂」，沒有形象」這麼簡單。

我們知道：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是古往今來，世界文壇的主流。由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着重暴露醜惡社會的千瘡百孔，以引起療救。新現實主義則在醜惡的現實中歌頌真理，發現新生，追求光明，鼓勵人民推翻笨重的枷鎖，創造幸福的生活。所以，這兩種主義的文學作品都直接或間接投進了「摧毀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隊伍中，成爲強有力的鬥爭步器。有閒階級，大富翁是舊社會的把

論「現代派」的使命

▲唐菁▼

持者，現實主義和藝術作品教人推翻舊社會，明明就是有意跟他們「搗蛋」嘛！所以他們對這些藝術作品怕到發抖，恨到咬牙切齒。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認識到人民的認識愈高，對醜惡的現實解了愈多，就愈不安份守己，越不肯乖乖受管，受騎，受壓迫。爲了維持他們把持舊社會的地位，他們是絕對不能讓人民對現實看得太清楚，讓人民明白他們悲慘命運的社會根源。於是，他們採用兩種策略；一方面美化醜惡的現實，一方面混淆人民的思想，轉移人民的視線。在他們的銀彈攻勢下，一小撮沒有骨氣的「藝術家」（也有一些本身就是大富翁，有閒階級。）就乖乖地接受他們的蒙養，負起保持有閒階級，大富翁，保持舊社會的「神聖任務」。於是

，他們抬出了「爲藝術而藝術」（形式主義）的招牌，用許多古里古怪的綫條，音響，文字，大事創作風花雪月一類所謂「純藝術」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看似瑰麗，其實庸俗，蒼白得很。他們企圖用這些「藝術作品」來誘惑人民陷入他們那種沉醉於美麗形式，片面麗化醜惡事物的「藝術形式」追求中，忘却現實生活的痛苦和改善生活，追求幸福的決心。可是，他們很快就發現人民並不是他們想像中那麼傻，形式主義的「藝術家」們並設法達到他們所要求的目的。於是，他們又孤心寡詣，抬出了「現代派」這種荒謬的「藝術」來了。在他們看來，人民看得懂現實是可怕的，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壞就壞在專門要創作一些存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得懂（看得懂現實的本質）的藝術作品。現在好了，「現代派」專門創作一些「藝術家」的第六感覺，「藝術家」超現實，超意識的奇妙思維。（是否這些怪藝術家真的的有這許多怪感覺，怪思維？）跟現實一點也沒有關係。只要我們大吹大擂，說什麼「這是藝術的巔峯」。「廿世紀的人的藝術」，只要我們多推廣，不怕沒有人上當，只要有人肯爲了欣賞這些「巔峯的藝術」，而醉心地去「提高」自己的「欣賞現代派藝術修養」弄得昏昏沉沉，神經不正常，那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我們又將繼續是舊社會的把持者了。

明白了有閒階級和大富翁跟「現代派」藝術的關係後，我們就不會將西方國家一些大老板，大財閥們肯「一擲萬金」，購買一幅「現代派名作」，還躬臨捧場，誤解成他們真正懂得欣賞「巔峯藝術」或他們生性慷慨。也不會因爲每逢「現代派」畫展舉行時，會場內總有一些肥腸肥腦的人躬臨參觀，

指手劃腳，就以爲這位「現代派藝術家」的藝術真的是達到了巔峯，大獲好評。而應該看出他們正在進行一宗買賣，全人類的幸福就是他們賣來賣去的商品。在這宗買賣中，大財閥們以極微小的代價買到舊社會的把持權，「藝術家」得到的是「名譽」，地位和金錢。「藝術作品」只不過是「象徵品」而已。

一個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應該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就像欠多芬、巴爾扎克、米勒等人。可是，這些偉大的藝術家却爲什麼一生窮困潦倒呢？爲什麼我們的大財閥們不但不「接濟」他們，反而三番四次迫害他們呢？我想這不會沒有原因的！

可見，今後我們對「現代派」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膚淺的「看不懂」，「沒有輪廓」，「沒有節奏」，「沒有形象」的形式主義論調中，因爲假如我們以爲「看得懂」，「有輪廓」，「有節奏」，「有形象」，就是好的藝術作品。那麼，形式主義，唯美主義，象徵主義，自然主義的作品不都變成「好」的藝術作品了嗎？因此，我們要搞明白「看得懂」這句話的正確意義應該是「看得懂現實的本質」。「有輪廓、有線條、有形象」應該服務於主題內容的。脫離了這個準則，將陷入可怕的錯誤泥坑中。而這正是大財閥們和「現代派藝術家」所歡迎的。

讓我們更好地爲了暴露「現代派」的本質以及它所負的可恥使命而努力吧！

海。遐思。紅蕾。

打從純真的孩提開始，我就深深愛上了平靜的故鄉的小溪，愛上了潺潺的流水聲。在我天真無慮

的小心靈中，總把小溪的細流比喻爲優美的音樂旋律，總把社會和生活編織爲美麗平和的夢。至今，顛簸而滾動的生活使我轉變了不同源頭滅流的歸宿——浩瀚的海。深淵曾使我迷醉忘還，海洋却引我深思遠慮。

當我佇立在久經風浪的巖石上點數着漁舟歸岸，我衷心地敬仰這在腥鹹的波濤中擷取三餐的漁民；我因而卑視那利用海的遼闊以走私販毒的奸商，他們把自己的物質享受建立在許多人因迷毒而毀滅一生之上。然而，是誰放縱奸商猖獗活動？誰是幕後推動罪惡的真正的罪魁呢？且聆聽波浪虔誠而英勇的訴語吧！她就是這樣無畏赤裸地暴露社會的污穢。於是，迎着和暖的海風，聽着捲動的波濤，我放懷，我沉思。

凝望着漁民爬滿皺紋烏黑的臉，雙眉緊鎖着海樣的憂愁，一場狂風暴雨掀起萬丈波濤，曾使漁女癡立在岸崖上向海洋眺望，曾使幾許辛動的白骨沉寃海床！呵，捕魚人家世世窮，何時漁村方能响徹歡樂的豪笑呢？爲了生計，更有挺而走險的人家，但忠實的漁民終不慣虛偽欺詐；一旦被截獲漁舟慘遭充公，人沒錢贖回而遭禁錮在鐵窗渡過漫長而寂寞的歲月；但大罪魁依然逍遙去外，擁抱着妻妾怡然自得！

敦厚的漁家忍耐了飢餓的煎熬，和自然暴力展門數百年的搏鬥。如今，人爲的障礙又截斷薄弱的生機。如戰艦游戈的拖網漁船，把淺海的大魚小蝦一網打盡，更把維持魚產的魚卵通通毀壞；浩海的財富被洗劫得空空如也，漁民該靠什麼來過活呢？於是，活下去的意志受壓迫者站在一條線上，爲了將來的生活要據理力爭。——大海也並不坐視沉默，它澎湃起洶湧的波濤助陣吶喚，似乎唱着將勝利的凱歌。

我迷戀海，因爲海會撫育千萬貧困的漁家，因爲海把我從狹窄的井底拖出來，因爲海引我深遠地遐思！

一諾千金

涼

這句「一諾千金」的成語，想大家都有看過或讀過。其意思是說：凡答應過人家要做的事，一定要守信用，一定要做到，決不反悔或做不了。

這其中，「諾」的意思，是在「口頭上答應」之意，因此，「一諾千金」也可以照字面解釋爲凡是在口頭上答應過人家的事，便要照着做，否則其人之行爲或罪過，就以一千兩金子來贖，也贖不下。這裏，我們便推想，在以前，人們是多麼的尊重 and 重視他們的「諾言」——口頭上的說話。

堅守信用，是做「人」的都應有的一種美德。所以，凡是自己能做的，就要答應人家去做，凡是當面說過了要做，便得去做。如果自己做不到的事，絕對不可爲了要達到自己私慾，而表面答應要做。過後，自己得到了利益，而把諾言置之不理，或運用別的手段來再騙取着人家。

縱觀現在的社會，要在人羣中找着一位能有「一諾千金」美德的人，是少之又少了。每一個人，他都能夠口頭上答應你，幫你做事，但是在你一轉身，那「諾言」，便再也不復存在。下次你再問他，他可說：「沒有，誰答應過和你做這事？拿出證明來看？」這種人的「諾言」，是半文都不值的。但是，雖然如此，却也還有他多人愛說這種半文不值的「諾言」，他爲是爲了私利。然而，却也有人要去聽，這些人是最善良的呢！

「一諾千金」的成語，在現在的世界，（可以這麼說）是用不着的了。尤其是那讀了許多書，做人領袖的，甚至，爲國家領袖的人們，都完全沒有這種美德的休養。他們可以今天在羣衆面前大聲答應要爲你做什麼，什麼，但在他們達到目的時候，有人去重提那「諾言」時，他們便會來個「否認」，再下來是個「聲明」。這是目前世界各地領袖們都懂得的「三部曲」！

照這樣的情形發展下去，世界上終有一天，會變成有的人都是說謊者！寫到這里，我倒希望地球早點爆炸！

工友們的好榜樣



◁ 共 明 ▷

阿貴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和他住在卅二碑水電工程的工人宿舍里。他比我大四，五歲，一有空時他就教我學文化和做人的道理。他是做建築的工作，我的年紀小不能負起粗重的工作只好做些小買賣。

本來我和阿貴的生活可說是很好，可惜這裏的工頭太不講理了，動不動就說要扣工錢開除工人，記得有一次阿貴幾乎被開除掉，就是因為抬一條很長很重的枋子，願的前來顧不得後，不小心把牆上的玻璃撞破了。工頭聽見玻璃撞破的聲音，便氣衝衝的由屋裏跑出來，兩個吃人般的惡眼，罵道：「喂……你這歪眼仔撞鬼咩！」

「哦……」。他暫時不理，把枋抬到附近的建築工地，然後用害怕的眼光轉回頭來偷看一下工頭，怎知工頭又起雙手，兩隻兇狠的眼望個不停。貴哥不敢再看他。

「歪眼仔，你過來！」工頭右手揮動一下。阿貴害怕了，他害怕會被這工頭開除。他顫抖地跑到工頭面前：

「工頭，我不是有意的。請……請你原諒。」

「哼……不是有意！你跑路沒帶眼的嗎？」他看玻璃破了一個大洞指着說：「你看！玻璃暴爛完了

，你怎樣算，真是豈有此理，是不是沒心做了」眼睛死盯着貴哥。

貴哥只好低着頭害怕的說：「那……那條枋這樣重，又這樣長，所以……」

「哼……重？長？誰叫你不小心？玻璃是你打破的，難道這樣就算了嗎？你必須賠償！」

「工頭，請你原諒……原諒我一次吧！我哪有錢賠呢！」

「沒錢？好吧，那我就扣你四天的工錢！」興起四個手指就想走。

「什麼？」阿貴大吃一驚，「這一小塊玻璃你要扣我四……」

阿貴還沒說完，工頭轉回頭搶着說：「四天就四天，難道你不想賠！好啊！不賠可以，你現在立刻給我滾出去！」手指着路。

這時工友們都放下工具，怒目看着工頭，看來他們很不滿，但是只敢怒不敢言。

阿貴低着頭，好像被審問似的，「好吧！扣就扣。」憤怒地說。痛苦只好忍在心里。

過了一星期後，有一天早晨我跑到工人宿舍去，見到工人們也像往常一樣的文着疲倦的身子，吃着簡單的早點、餅乾、油條、咖啡就是他們的早餐。

工友們準備上工去，換上破舊未洗染滿污泥的衣服，跑出宿舍，我也跟着工友們一同到工作的地點，我把食物放在附近的一間小屋裏，忽然聽見兇惡的工頭大聲的喊：

「你們這般東西懶蛇蛇的，為什麼這樣遲才來？天快下雨囉，難道你們不想吃飯的是嗎？」自言自語地：「這般討厭的傢伙……」

工人們沒有出聲，怒火只好讓它在心里燒，各自拿起工具開始工作。

在陽光猛烈的照射下，他們依舊挑着沙石一層一層地往上挑，担子壓在他們的肩上，担挑發出立棘的聲音，冒出黃豆般的汗粒濕透了他們的衣服，有的担得太重便停下來氣喘喘的用手袖抹汗，兇惡的工頭看見便喝道：

「喂！給錢你們是叫你們來做工，不是叫你們『償』牛王。」工人聽了非常憤怒，難道休息一下都不行嗎？

有個高個子叫高平的工人，個性和靄，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對不合理的事總是帶頭抵抗，他擁有一鼓敢怒、敢言、敢打的作風。

這時他用憤怒的眼光瞪着工頭，有意地說：「我們工人是應被你欺的這樣可憐的嗎？真是豈有此理，沒良心的傢伙，有機會總要揍你一頓。」說後便憤怒地挑起担子。

工人咬緊牙根，提起沉重的脚步上氣不接下氣的往上挑。

不多時，突然間，烏雲由周圍的山谷一陣陣的密佈着整個天空，不一會兒响起了一連串的怒吼聲，跟着括起大風來了。

工頭好像指揮官一樣，指揮軍隊衝鋒似的，指手劃腳命令工人趕緊工作。

過了一會天竟果然下起雨來，工頭連忙的躲進一間小屋裏，插着雙手看工人工作。雨越下越大，雨水濕透了工人的衣裳，工人冷得發抖，有的女工由頭到鞋子濕得已好不成樣子了，她們的嘴唇發黑打轉發出抖的聲音來。

為了生活她們在這暴風雨中賣命的苦幹。在這樣的情形下，工頭不但不叫工人們停工，反而大聲喝令工人們趕緊的做。

「唉……有兩個臭錢的人就能過着這不勞而獲的生活，窮人就當作是牛馬，奴隸的看待。高樓大廈是工人築，而工人住的却是破爛的亞答屋，甚至連一間破舊亞答屋也沒有。『公平』、『合理』在那里……」我想到這里越想就越難過，越想越憤恨。

雨不斷的向工人身上打去，而工頭却在屋子裏吸着煙兩腳擡在一起，在打瞌睡的樣子。

突然間，聽見有人喊救命……使我大吃一驚，抬頭一望，有個工人從第二層滾下來，這時許多工人都急得搶着去救，我的心非常慌張，也冒着大雨去看個究竟。工頭也被呆住了，但是過了一會兒却毫不當作是一回事的沒有去觀察，好像怕被雨淋濕身體似的。

這時很多工人把傷者很快地抬到地上的工廠里。鮮血染滿了他濕淋的衣服，高平、亞德和阿貴還有一些工友急忙的把受傷工友的傷口包好。不一

會，來看的人越來越多，工作在此也就停頓下來了；但是兇惡的工頭在小屋里却喊道：

「喂！你們還在那邊幹什麼？還不去做你們的工！」他一邊喊，一邊大搖大擺的跑到工廠門前，但却掩不了這緊張的神情。

「哼！原來是你這老蛇，做工慢吞吞要死的，才抵。」工頭指着躺在地上的工人說，隨後看了一下腕錶。

「今天剛夠三十一號」我把他的薪水交給你，我已開除了他。」他把錢塞給高平。高平憤怒地把錢丟回給他說：

「我們不要你的臭錢，你以為這樣就算了嗎？你難道不想理這件事麼？這件事你必須負全部責任。」高平一把捉着想走的工頭的手堅決地說。

「理不理關你屁事，誰叫他不小心！」
「你還想抵賴！下這麼大的雨你還強迫我們做工，現在發生了事故你就想走不理。」憤怒的高平聲色嚴厲的指責工頭。

「理不理關你屁事。放手！」
高平被氣得臉色變青，兩隻眼睛通紅紅的流出眼淚，憤怒的火焰衝上他的心頭，看情形高平已再也不能忍下去，舉起粗壯的手臂，一拳向工頭下巴猛揮過去。「哎喲！」的一聲，工頭踉蹌的跌出去，高平再踢他一脚屁股。萬惡的工頭現在却在在地上打滾。

不一會，工頭爬起來好像不服高平的打，他手按着下巴一手摸着屁股想找些能打的東西向高平打去。幸的高平眼快脚快衝上前再想揍他一頓，可是却被一些工人阻止了。

工頭只好羞恥地露出痛苦的表情，左手按着屁股，右手按着流血的咀唇。

「你有本事的就不要走……」說着就一溜煙跑了。

高平鎮定的看了看工友。
「各位親愛的工友，我們今天可親眼看到這位工友的遭遇，工頭是怒樣的對待我們工人，我們爲了生活，離開家到這兒工作，一切高樓大廈都是用我們工人的血汗築成。我們不顧危險流血流汗地幹，但是我們得到的是什麼呢？是貧窮、苦難！」

起了手憤怒地：「我們連休息一下都不可以。你們說這社會公平、合理嗎？」工人都被感動了，每個人都心中想到這是很不合理的，高平還暴露了資本家怎樣剝削工人，怎樣用殘酷手段來壓迫工人。
「親愛的工友們，我們必須團結起來，」舉起粗壯的手臂：「抗議工頭隨意開除我們工友，抗議資方不照顧工人利益，我們要向一切對工人不利的事展開鬥爭。我們決定要採取罷工行動。」全體工友都舉起了手。

「對！對！對！我們要罷工爲了生活……」
聲音轟動了整個工場。

這時，突然傳來一陣陣的警鳴聲由遠而近，工人們憤怒的定眼看着，一輛救傷車來了。跟着一輛警車、救傷人員很快地把那受傷的工友抬上車送往醫院。隨後警員跑到工友們面前，便把高平帶走。

在第二天的早晨高平回來了，他的心情很平靜。工友們看見高平回來都圍攏過來問長問短。

「平哥你回來啦，沒有什麼事吧！」阿貴急急的問。「沒事！」

工友們都帶着興奮的心情望着高平。

「我被開除了！」高平出人意外的說。
「吓！你被開除了？」阿貴驚奇地問。

「是的，這樣的事是不值得驚奇的，只要是資本家對誰不滿，他就除開誰。」
高平談了不久，便收妥了自己的衣服準備回家。

一陣離別的情緒湧上心頭，每個人都感到難過，都默默無語地站着。

這時我流出了眼淚望着衆工友，又望一下高平，不一會，他向我招手說：「小明你過來。」

「什麼？」我跑上前說。

「小明，如今你還小，將來你長大後要爲工人爭取利益而奮鬥，向不合理制度鬥爭，那生活才有意義，你知道嗎？」他拍拍我的肩膀。

「平哥你的話我牢牢的記在心里，永不忘爲工人爭取利益，處處帶頭作用。」我感動的幾乎流下淚來。我一定不使他失望。
周圍的工友聽了我的話也深深受到感動。

「對，小明說的對，我們要學習高平那種爲工人利益而犧牲小我的精神。」大家一齊說，每個人都顯得依依不捨的樣子。

「各位親愛的工友們，我離開後，你們也別難過，在此我希望全體工友在艱苦的環境下繼續奮鬥。」
雖然每個人的心里都有點痛苦，但是理想，前途把這一切掩蓋了。工友們以粗壯的手，以豪邁的精神和高平握別。

一輛巴士停下了，高平上了車，他還在車上向我們揮手道別。不一會，車子便消失在路上。
他走了，他走了，但他的勇敢精神還未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沒有走。他勇敢的形像永遠留在我們的腦海里。



（本文接自第十七版「我的解釋」）
女兒啣在忍受無盡的摧殘。

「思母」

望穿長流的水；望斷飄蕩白雲，再也不能重溫往日兒時的美夢，投在母親溫暖的懷裏。
夜半夢醒，憑欄遠望。柔佛海峽岸邊閃閃的燈光；夜空中閃爍的銀星。母親呵，記得燦火的當年，妳無辜地被軍隊誤打死在膠林裏，明兒會爲妳的死而輟學，也爲妳的死而器到魂斷長堤。母親呵，妳就這樣地永別人間，不再回來了嗎？妳在九泉之下是否知道？那籬邊的鷄冠花，果園裏空階的落葉，依舊是當年的庭院，祇有浪子回頭的哥哥永守家園；在不幸中戰敗的明兒呀！在外忍受着無盡的摧殘！

三我三的三解三釋三 · 難明 ·

——與林白君討論寫作與模仿——

浪花文藝月刊第十二期出版迄今經已多月了，先後有好些文友向我詢問有關拙著「膠林戀歌」詩集內「思母」一詩，是否像林白君所指摘般係抄襲秋霞所唱的那首「思母」歌詞脫胎而成？事因他們都拜讀了林君所寫的「寫作與模仿」之通訊評論文章。

在此，我覺得林君的文章中有些指摘及評論觀點不大令人滿意，所以我想借浪花月刊寶貴的版位與林君解釋一些寫作與模仿的問題。原則上，我認為林君該文寫得不錯，在例舉別人的文章來批評時還算筆下留情，留點餘地讓受批評者作個比較與自我批評過去寫作時所患下的某些錯誤。

比方林君也並沒有反對初學寫作者可以模仿名家或較有寫作技巧者的作品，因為一個初學寫作者，由於沒有寫作經驗，自然不知道較好怎樣開頭，怎樣結尾，怎樣剪裁……林君此言可謂客觀中肯，值得當今一般善於躲在牛角尖裏，專門模仿別人或抄襲名家作品的寫作者所關注及應趁早改過自己過去的寫作偷懶性的惡習慣的。

但針對寫作與模仿來談：我以為任何一位初學寫作者是可以把模仿作為自己寫作時的一種嘗試；因為模仿的另外一面，正是鍛煉自己的創作技巧，但並非永遠停留在模仿階段；倘若模仿別人的作品或形式、風格後，不能脫穎而出，老是依樣畫葫蘆，那便應當遭受批評家的指摘或批判。

爲了強調以上所說的觀點起見；我略找出證據來解釋。無可否認的，世上並沒有十全十美或真正富有天才的人，古今中外不少偉大的傑出作家如莎士比亞、哥德及魯易斯史蒂芬遜（英國著名小說家）等；他們在年青創作時代，曾費過半生的精力去

改作前人的文學名著作品。在中國古詩人中，先從模仿開始創作，進而脫穎出自己新的風格，新的現實創造，新的形象及形式、語言而成名的詩人也不少：

例如：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李白
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王逸少
人似天上坐，鳥似鏡中懸。——沈全期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沈全期
又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杜甫。

在此，我得再解釋清楚：我並非贊同初學者可以死板的模仿，假如在模仿過程中，青出於藍而不勝於藍，那便應遭受指摘和排斥。

記得某詩人說過：「摹擬（即模仿）是開始寫作的人所不能避免的，但摹擬的目的不在像某人的作品，而是要使自己能自由的寫。」鑒此，我認為：模仿的要旨在於不爲模仿所束縛，只能藉此養成自己純熟的技巧，希望今後在漫長艱苦的文藝創作道路上能樹立自己新的風格、內容和新的創造方法。（按：寫作並非像林君某友所想像的那麼容易，以爲別人的作品不費吹灰之力而寫成的，於是開門見山地就說：「寫作是這麼簡單容易的嗎？」）

其實寫作的痛苦是局外人所不能真正了解創作者受盡痛苦的滋味的。林君身為文藝工作者難道不懂嗎？抑或過於「文人相輕」假借某位不懂文藝的友人說出諷刺他人的語句。

還有：林君說可以模仿他人作品的形式，非內容、主題、故事情節等。我贊同這種說法。林君又指摘我的「思母」這首詩原是從龔秋霞所唱的「思母」的歌詞抄襲而成。如果有人要林君說出這首詩和這首歌的分別，相信林君會說：「難明君的這首「思母」，只多了「記得烽火的當年，您無辜地被軍隊誤打死在膠林裏，明兒會爲妳的死而輟學」和「祇有浪子回頭的哥哥，永守家園」等詩句。」林君未免歪曲事實，甚至連歌名也說錯了。原來龔秋霞所唱的是「秋水伊人」，其歌詞內容所反

映的是過去中國的舊時代，舊景物，與我寫的思母（按：我早期在一九五八年寫此詩，後刊於青年文藝副刊），倘有人証物証，那時，我倘在求學時代，住在星柔海峽長堤對面海岸（即兀蘭）開辦三民書店時而寫成的，那個時期爲馬來亞警急狀態「黑區——老虎行動」剛解放後不久，其實，在動亂的漫長的內戰烽火裡確有不少無辜者被「黑鬼兵誤打死的」，不過我當時是以人道主義的傾向而開始創作的，林君可以批判此點，不好冒著批評者的風度一概抹殺了我國文壇上後起的文藝作者苦學的一點成績，或說什麼紅着臉皮把作品交給出版公司出版的話，而應該在批評某作者壞的一面時也說到好的一面，並指出一條現實主義的文藝道路讓初學者跟上；同時也應該站在正派文藝陣線上鼓勵一些會下過一番心血去創作的多出版嘗試的單行本才對；倘若一概以批評者的口氣或「介刀殺人」有意善用諷刺的語句誹謗一些作者在七、八年所創作的作品或水平，試問這是批評者應有的態度嗎？

爲了更好的讓讀者得以比較我的拙作「思母」及「秋水伊人」的差別起見，謹此將兩首詩詞錄下：

望穿秋水，不見伊人的倩影，更殘漏盡，孤雁兩三聲，往日的溫情，祇換得眼前的淒清，夢魂無所寄，空有淚滿襟，幾時歸來呀！伊人啣！幾時你會走過那邊的叢林，那亭上的塔影，點點的雅陣，依舊是當年的情景，祇有你的女兒啣！已長得活潑天真；祇有你留下的女兒啣來安慰我這破碎的心。

望斷雲山，不見媽媽的慈顏，漏盡更殘，難耐錦衾寒，往日的歡樂，放映出眼前的孤單，夢魂無所依，空有淚闌干，幾時歸來呀！媽媽啣！幾時你會回到故鄉的家園，那籬邊的雛菊，空階的落葉，依舊是當年的庭院，祇有你的女兒呀！已墮入絕望的深淵；祇有你被棄的

（未完，請轉閱第十五版）

傻瓜日記 — 馬涼 —

X月X日

近日來，大家都說我傻，這世界，真夠黑暗極了。我有什麼傻？我若是傻得我還會懂得金錢萬能嗎？我還會想結婚？傻瓜還會懂得敬愛別人？幫助別人嗎？

他媽的，傻？像「國祥」啦，「廣天」啦「就興」啦，「博淋」啦，那些才是真正的傻瓜！他們不懂得羞恥，死命和女人說話，死命找機會摸女人的肩。別人的情人也要勾引，見女人便嘻皮笑臉，口涎直流，這不是傻瓜的所作所為嗎？

而我，却是規規矩矩，存着良善的心，幫助別人掃地，割草，尊敬每一個人，聽每個人的話，但却被人叫做傻瓜！真不明白！

X月X日

隣居姓黃的那個傢伙，真是個大冬瓜，大笨蛋！說什麼大學畢業了，還是在外國「留過學」，現在做着高尚的「頭路」。假如他是個聰明人的話，他便應該為人類做下許多好事，但他却不！他只一味貪錢，人們有事求他做，他便要「咖啡錢」。我媽媽也有給他咖啡錢的，但最多是兩角。可是，他要人們的咖啡錢是幾百幾百元的，我奇怪他的咖啡幹嗎這麼貴得叫人害怕。大學都畢業了，學的東西一定很多很多了，但他却不把從人類中學到的東西，教還給人類，這不就證明他才是個自私的大傻瓜，大笨瓜了嗎？

X月X日

問他：

「你又沒被蛇咬，買來做什麼？」

他笑了笑，臉朝着常常和他在一起搓麻將的林先生說：

「買來放在會館中，也好預防預防啊！」說後，他們大笑了起來。我却半點也不懂。我去過會館，只知道有很多人，大堆人，在圍着四方桌子搓麻將。却半點「蛇」的影子都沒有，何況又是一間堂而皇的屋子，那來的蛇？住在山芭的人怕蛇，住在淨無半根草的城市，也怕蛇，簡直荒天下的大唐！不會是「無影蛇」或是「會變人形的蛇」吧！

X月X日

今天真悶！我在家中死坐着，心中一直在想着王先生說的「蛇」，到底是着的麼？

麻將台上也有蛇嗎？真是莫明其「妙」！

X月X日

媽的，我連一個對象都還沒有，而對面那座紅樓住着的啞吧仔，竟在今天結婚呢！

媽的，真怪！一個啞吧仔，竟有人愛他，而且，新娘子倒是很美呢！我想不通，為什麼這樣美麼的新娘子，竟變得這樣厲害，去下嫁一個啞吧子。一個「啞呀呀呀」的人，以後不知怎麼過日子？我一天不說話，便會悶死！和啞吧仔相處一生，哼，可憐的新娘子，看你怎麼挨？

啞吧子結婚，門前却鬧得人山人海，水流不得。還請百多桌酒啊！還有人來免費做大戲啊，買蛇藥的老王和林先生也在其中穿來插去，人家的

有着許許多多祖國優秀的兒女，披着以金色的朝陽鑲成了邊的戰衣，自由自在的，爲了光輝的理想而馳騁在森林裏。他們以無比壯大的信心和意志，以樸素的武器——匕首、長矛和豬槍，武裝了自己，準備給任何來犯的敵人予無情的襲擊。

白天，他們在沼澤裏鑽，在叢林中走。他們躲在草叢中、樹蔭裏，狩獵着狼蟲虎豹，搜尋着侵犯森林的敵人。

夜間，他們露宿在星光下，彈着他們的絃琴，唱着他們愛唱的戰歌，他們互相傾訴着生活的故事和戰鬥的經驗；他們談起過去，談起現在，也談到將來。新的生活，不斷的鼓舞着他們，給了他的更大的信心和意志。

渴了的時候，他們就俯在小溪邊喝個夠，要不然就喝一些，自己釀的椰花酒。

餓了的時候，他們就摘些野菜充飢，有時也生一堆火，烤那被獵到的野味。

他們從不埋怨生活，也從不爲生活而爭吵。由一處至另一處，他們踏遍了森林，摸熟了一切途徑。他們自由自在的，縱橫在森林裏；兇惡的狼蟲虎豹，屈服在他們面前；那些狼蟲虎豹還兇想的森林的敵人，也不斷在他們面前倒下了。勝利的呼聲，更大的鼓舞了他們，使他們以更大的信心，向春天邁進。

我熱愛祖國的森林，我嚮往祖國的森林，我更崇拜着祖國優秀的森林的兒女。我不斷的渴望着；有朝一日，我能進入森林；爲了實現偉大的理想，爲了迎接光輝的日子——春天，的來臨，我能與森林的兒女們並肩奔馳，並肩戰鬥，成爲他們的一員。

響 往

— 唐庚 —

不知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就對祖國的森林產生了一股無比熱烈的情意。每當我乘車馳過森林的邊緣時，我總愛以無限親切的聲調，哼那首『在森林和原野』。

祖國的森林彷彿是一座宮殿，一座神秘而壯嚴的自由宮殿。那遙遠遠的天空是這座宮殿的屋頂；金色的太陽，是照亮了這座宮殿的明燈。那廣濶無邊的土地，替森林打下了堅固的基礎，它是森林的地板。多少棵參天的樹木，頭頂着高高的天空，腳踩着宮殿的大地；它們是森林的棟樑，是一座無比堅固的鐵牆。它們不僅保護了森林的兒女們，也給了他們無比的豐富的質源，拿不盡的財產。

森林又彷彿是個世外桃源。那兒沒有世紀末的瘋狂音樂，沒有低賤而污穢的生活。那兒沒有懦弱，沒有憂鬱，沒有世間的一切不平等。那兒有的是美麗的大自然的詩草，毫邁而粗獷的生活氣息；那兒有的是快樂，歡笑，與及輝煌燦爛的金色朝陽。

我雖然看不見，然而我知道：在森林的深處，正

文抄公來了

· 添岱 ·

當我無意間重翻閱堆集於枱面上的第三期「浪花」，剛巧翻至第十七頁處看到夏懷君的「大作」——『在鄉村一間小酒店里』，我却不相信起自己的眼睛，因為，此篇「大作」剛剛與嚴思君收集在所著的單行本「風雷集」的一文「在鄉村一間小酒店」的意思、形式、詩句都一模一樣，而只有些詞句被稍為刪掉了。

此位「文抄公」的夏懷大概自己所寫的一切「大作」太偉大了吧，不為編輯所選取刊登，而不甘寂寞地偷偷抄襲人家的作品來充當自己的大作，而投於「浪花」爭一角落來「大顯其身手」吧！

斯「文抄公」的本領也不高明，他除了將原有的一些詞句更改外，其餘的全然照抄。

我們應該將這種卑鄙行為加以制止和揭發，避免為其門徒所學習的壞榜樣。

今天，有個年青伙仔來賣什麼麼藥·隔壁的老王買了一瓶。我奇怪地

X月X日

奇怪！為什麼他們都叫老李做「啞狗」？老李并不會啞啊！哼！老李竟被同事當作是狗了，而且是隻啞的！我奇怪老李為什麼不出聲？是我一定罵他們幾句，證明我不啞，也不是狗！我真為老友抱不平！

迎面來了兩位英文教師，對着老李叫聲：「喂，啞狗！」然後便是嚕嚕咕咕，而後便大笑。老李沒有笑，也沒有答腔。

只有老李，他知道我不是傻瓜，我尊敬他，所以，他吩咐我做什麼，我都盡力做到。有時，他叫我擦腳車，過後便給我咖啡錢，有時五角，有時一塊。假如老李也給我一次幾百元的咖啡錢，那才高興呢！

老李放學回來，我便向他打招呼，他一向對我很好，我也對他很好。可惜他不是個女子！否則……呸，我怎麼對好友胡思亂想！

啞吧子結婚，何必要他們去忙呢？真是，傻瓜！

台上的人在演說呵！吹呵！捧呵！

！哼！沒有半個人敢提及這新娘子的丈夫是啞吧仔，不會說話的！他們都不敢像平常一樣，拉拉扯扯，要新郎說出自己的戀愛史！

今天的各張報紙，就登滿了恭賀啞吧仔結婚的廣告！新聞！新聞中，叫我連飯粒都嘔出來的一句便是：

「……新郎年青有為，平日交遊廣濶！」哈哈，啊，哈哈，所謂「新聞翔實」啊！記者啊！哈哈，神聖的工作啊！哈，原來這麼樣的嘴臉啊！

世上的傻瓜真不少啊！該罵的不罵，該宣揚的不宣揚，該同情的不同情，該幫助的不助，該打的却不打，該好的說成壞，該壞的說成好，遊手好閒竟是交遊廣濶；欺人作惡竟是年青有為！哈哈，啞吧仔竟能娶到嬌老婆，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啊，哈哈！

……

感想·希望·祝福

· 郭金 ·

從郵差手中接過「浪花月刊」，我心中一陣的喜悅，於是禁不住動起筆來，寫寫心裏的幾句話。另一方面，也是對「浪花」的出版，給予祝賀，和致予表誠和崇高的敬禮！

在這不幸的年代里，在馬華文壇上呈現一片不景的今天，「浪花」得以繼續出版，不但令人萬分高興，而且其意義也很大，對於發展正派的馬華文藝，以及培養寫作人材方面來說，「浪花」皆有其一定的作用。

在今天，可供寫作投稿的園地和刊物的確太少了。儘管有某些人在高呼：「多多培養文藝工作者，獎掖後進」，但都是空喊；不但培不出幾個人，反之，我們可以看到，報刊上原有的投稿園地不要說會擴大了，反而大大地縮小，且變成無定期了，文藝竟如此不被重視，彷彿是一種黷綴品，豈不可憐？

又有些園地，已經被「包辦」了，每次都刊些「無關痛癢」的東西，只能「培養」出「壞東西」來。至於好些刊物，也在強調「為藝術而藝術」，把「壞東西」說是一「文壇上的奇葩」。總之，歪派文藝在目前已是囂張一時，而黃色文化也到處泛濫。反之，正派文藝不斷受到打擊，不能得到順利正常的發展。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正派文藝工作者應該更加地努力創作，為文壇上帶來新鮮的氣息；另一方面，團結起來，以和歪派文藝互相抗衡，並給予反擊！

我們應該愛護「浪花」，所有關心文藝的朋友們，都應大力支持「浪花」，把她推廣介紹給更多的人，使

成為「浪花」的讀者。這一點，有靠大家義不容辭地努力。「浪花」本身，也應逐漸改善自己，使內容更充實、豐富。因為，在目前來說，她的內容尚不能叫人很滿意。當然，辦好一份刊物不是件容易事，而要靠編、寫、讀三方面的合作，這一點，相信「浪花」同人會逐漸弄得更好，我不必贅言。

我也希望「浪花」能擴大其篇幅，更多地容納寫作者的作品，這對鼓勵和培養人材方面來說，當會起很大的作用。我很高興看到這種跡象，就是在一般上來說，「浪花」給予寫作者的作品的發表機會是相當多的。當然這要求作者有一定的寫作水平，且內容言之有物，立場又正確。身為「浪花」讀者和投稿者的我，不是為了稿費而投稿，我願今後更勤奮地為「浪花」寫稿，也希望其他的寫作作者，大家同心協力，支持「浪花」！

我很興高地獲悉「浪花」的長篇連載小說：「火的道路」即將出版。這的確是一件文壇上的喜事。因此，我也希望「浪花」今後能有更多給文藝工作者出版其作品的機會。而且作品的內容不僅限於小說；散文、詩歌等也應多加注意。

一九六七年已到了，「浪花」也將進入一個新的年頭。我們希望今年的「浪花」，能以新的姿態去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祝福您呀，浪花！祝福您！祝福您！在新的一年里，成長得更壯大，站得更穩固！



本地奇聞錄

— 文菁 —

(一) 跳海找職業

「世間奇事愈來愈奇了，唉！」老伙件小陳一進門就奇呀奇的。

「到底怎樣奇法，說來聽聽啊！」我說

「前個月一個跳海自殺的新聞你還記得嗎？」小陳八丈金剛，摸不着頭腦，忽然問了這麼一句。

「好了，不用說了，亞瑛，拿一杯「阿華田」來，陳大叔又來騙喝了。」

「別急，你慢慢聽，快奇了。」小陳說：「原來那個自殺的小伙子如今在我們公司裏做事，而且跟公司老板的女兒打起鐵來了，如今正打得「燒紅」呢。你道這小子為什麼自殺？」

「這有什麼奇，失意囉，一時想不開不就找死路囉。」我說。

他搖搖頭，說：「這小子是個剛畢業的青年，找了整年的工作，可惜老板們對他的文憑連瞧一眼也不，沒辦法，只得想出一個「苦肉計」——跳海自殺。他看定某老板女兒正在戲水的海邊就是一蹶一跳，然後讓海浪把他捲去，接下來便是喊救命，害得老板的女兒急得破浪把他拖到海灘，他再向老板的女兒說聲「救命之恩」，老板的女兒問她為什麼會掉在水裏，他回答說一時想不開，找死。恰好老板的女兒是個「心地軟」的少女，問起他的身世來，可憐他的遭遇，答應在她父親面前給他找個棲身之地，就這樣，他居然找到一份高職。」

「是這樣，倒有點奇——跳海找職業，不過，你怎麼曉得這回事的。」

「他自己說出來的嘛！他是個游泳健將呢！」

「輕骨頭！」

(二) 專捉小的

有一回，我站在路邊看一羣穿制服的人捉賭徒。你道他們怎樣捉法，不說不知奇，說來方知是大的奇事。

那時已是近黃昏了，那些穿制服的從四方八面向一堆正在爛賭的人包圍過來，我差點兒喝出來，我想這回可捉得一個不留了，忽然間，一個穿制服的吹起「警哨」來，那些賭徒一驚覺，從四方八面衝圍，居然都給他們溜走了，只有兩個小孩被捕，於是穿制服的人拉着兩個小孩，滿臉高興的到他們的「局」告功去了。他們的確值得高興的，不是嗎？

第二天，那邊又在賭起來了，不知幾時又有兩個小孩將要拉着穿制服的人走。嘿！

(三) 假公濟私

前天收到朋友的一封信，信內告訴我一件奇事

.....某公司的職員動用公司的錢幹走私生意，久而久之，賺了一筆相當可觀的錢，然後在老板娘生日時，買上了一份最貴重的禮物，老板娘一喜歡，居然給他升職了。老板雖有疑心他那來的大筆錢財，然而，對公司有益無害，也就樂得少管閒事。一些同事看得很清楚，可是他在公司的權大了，爲了飯碗，誰還不閉住一張咀。.....

看了這些事有感，我想，一些國家中是不是也有這麼一回事。

阿Q與阿Q相

◆ 陳奇 ◆

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是中國辛亥革命命時代的阿Q，至今有好幾十年的歷史。

然而，很不幸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今天，阿Q這個形象，却還盤踞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嗎？你有沒有聽見過，現在有人在搖旗吶喊：「自由人獲得解放了。」他們說：「現在他們已經得到幸福了。」他們一出來后，就有汽車、洋房、和美麗的妻子.....真夠幸福了。」

這些搖旗吶喊「幸福」的人，本是一個猛士，一個堂堂反帝反殖反.....什麼的大將，那時，他們似乎很願意犧牲生命的，骨頭彷彿是硬的，儼然能頂得住千百斤重。可是現在有人用誘餌誘導了他們，他們被「享樂」冲昏了頭腦，早已變成軟綿綿的一條毛虫。

阿Q是最懂得「精神勝利法」的，他被人打了，沒法還手，口中說：「我是虫豸」。心中却默念着：「小子打老子」。

我們的搖旗吶喊者和阿Q一樣，口中大喊什麼「我們得自由了」。「得到幸福了」。雖然他們心中明白現在他已被壓得更重了，但爲了換取短暫的「自由生活」，他不得不這樣胡嚷，要出賣良心。

談歷史的意義及範圍

▲湘櫻▼

吾人常聽得人家說：「歷史的脚步是向前進的！」這真是一個顛撲不滅的真理。也可見歷史對於吾人是何等的重要，具有其重大的意義。茲就所知，來談談一下歷史之意義及其範圍吧！

首先，我們要明白，什麼叫歷史？根據梁啟超先生的定義是這樣：「記述人類社會廢續活動之體相，按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這個定義，使我們對於「歷史」二字，有了一個相當的觀念。簡單地說，歷史就是一種記載。但記載並不等於歷史，而是歷史的一部份。這道理是很清楚的。由於人的立場不盡相同，故歷史記載的選擇也往往各異。

那麼，為什麼要說歷史是「記述人類社會廢續活動之體相」而不說是「記述人的活動之體相」呢？這是因為人的活動，包括食息、鬥爭、言談等等，並不一定就能成爲史蹟；而「人類社會」之活動是前進的，連綿不絕的，它對整個社會起着全面，至少是一部份的影響，方能成爲史蹟。而所謂體相，可以說是這活動的因素。凡能活動，有生機的，就叫體；活動所表現的，就是相。所以，人類社會的「體」，所表現出的「相」，就可分爲兩大部分：一種是過去相，另一種是現代相，過去相，乃是過去人類社會廢續活動的情形，已有了結果，已成定局，殞化了，便成「產品」了。現在相，是人類社會廢續活動正在表現者，故謂「情態」。由此可見，未來的結果，也就是未來的產品，將由現在之情態所造成；而過去的產品，正是過去產品之前的情態所造成。由此繼續活動，有因必有果，因果關係，相互循環，乃構成歷史的經緯。

因此，研究歷史，就要按其總成績，也就是整個社會活動的總表現，而求其因果關係，以作爲後代的資鑑。這也是告訴吾人，我們要接受歷史的教訓，不要違反歷史的道路；歷史的脚步永遠是前進的，我們不但不能脫離歷史，同時更不能扭轉歷史應行的道路！由此可見，歷史的作用，乃在做爲我們的借鏡。

歷史的範圍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記載種種的體和種種的相。因歷史的活動有兩種表現：一種是明顯的，如江水之汹涌澎湃；另一種是細微而難見的，不大爲人所注目。故歷史的範圍，不僅單單記述大事，而細微難見者，亦具有重大之意義，故亦不可不記。

歷史的對象，乃因時代環境之不同而異。在過去，歷史是爲帝王貴族等而撰寫，所記之事，多有關於帝王等方面；而今則不然，現在之歷史不是皇帝的「教科書」，而是「國民」或「人類」的歷史。否則，不明對象，所撰之書就不能如鑰之有眸。

由於人類社會廢續活動往往會一因產生數果，有者易見，有者不顯，所以史家之撰述歷史時，就要抱着細心的、客觀的態度，設法努力找出其因果關係。同時，亦不能抱有主觀的成見而撰述歷史。吾人之研究歷史，亦應對所述之事細加觀察，分辨何種是「真料」、「次料」或「廢料」，不能毫無觀察之心而加以全信。總言之，歷史家寫歷史所抱之態度，乃在使殞化了之事，活化在吾人之眼前瞭然。吾人了解了歷史之意義及其範圍後，就可明瞭歷史的脚步的確是前進的，我們不能和歷史之途背道而馳。誰想像意大利之大獨裁者墨索里尼一樣，企圖使歷史之時間倒流，必定遭受慘痛的失敗，必定會爲歷史的巨掌掃下來！因此，吾人應以過去「人類社會廢續活動」之結果，作爲資鑑，隨着時代的潮流而邁開大步向前進！

中庸之道

夫夫

我們的古人，甚至我們這一代，自來並未曾否認「中庸之道」之爲美德，亞洲人尤其是這樣，西方人自然也如是。

我們的前輩，是自我們小時候就迫着我們接受這「中庸之道」的，他們教我們：「萬事不可走前頭。」當然，也不願見到我們萬事都走最後尾，最好是中間路線；比如說，倘若一天，本區遭到強盜的搶劫，我們的先輩是不肯讓我們走頭去打賊的，

這其中的原因，就是怕自己的兒子被打死，或者惹起事來。

可是，若人人都去打，而自己的兒子沒有去，或最後一個去的，這我們的先輩也不贊成的，蓋不去或最後去的，也並不安全，如果意外的碰到敵人，還不是一樣沒有人來「頂頭陣」，「替死鬼」嗎？萬一前頭衆人合力抓到了賊或強盜，這功利我們走最後頭的也就無份了，而且，後去的常還會受到衆人的指責。

中間的自然最好，一來，自然危險的機會少，反正頭尾有人當「替死鬼」；二來嘛，若有利可圖，也有希望分得一份，例如說；自己也在衝向前頭去抓……。我想，我們的古人之當其爲美德，無非就因有這種好處吧！

康有爲這人，不是熟悉這「中庸之道」之利嗎？所以他既不滿清廷，却也不贊成孫中山的革命路線，主張改良而已；他既反對帝制的保守，却也攻擊「民主共和」的變新，而唯崇揚其「虛君共和」，蓋此乃符合「中庸之道」也！思其動機，無非還希望有一日得到皇帝做！況且，提倡改良即使會失敗，也不至于罪至斬首，何樂而不爲？

記得以前中國「新文學運動」初期，白話文的發展先是遭到「國粹」派的反對的，「國粹」派以爲傳統的古文是「國寶」，是無價古董之一，而不能不保存；至後來錢玄同等突然主張「漢文羅馬化」時，「國粹」們大爲吃驚，以爲此舉若是成功，那時不但「國將不國」，而「族也將不族」了，甚至連自己也將成爲「二毛子」、「三毛子」之類，這還了得？于是只好走「中庸之道」——不反對白話文也吧，然而文言文既然不受擁護，「漢文羅馬化」却是絕對要反對。而白話文今日之會順利成功，倒像這是「中庸之道」救了它。

因爲「中庸之道」是普遍化的，中國有之，外國也有，我們這國度當然也不例外，如對某些叛逆政權，既不能裝着看不到其「少數人奴役多數人」的罪惡，却也不贊成以武力推翻之，主張以「軟」的「經濟裁制」來解決，此乃「中庸美德」也！于是「官方語文」既喊不得，却又不能不就心它的將××，而只好要求爲「官方應用文」了。嘻嘻，嗚呼！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一)

—椽夫—

文西·鴨都拉在馬來文苑里辛苦播下的新文學種子，由於時代環境及其他條件的限制，這顆種子未能萌芽茁壯起來。因而在他逝世之後，馬來文壇又在迂迴曲折的道路上摸索了。

然而文西·鴨都拉以後的馬來文壇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不再是一個籠統泛指馬來半島及印尼文學的名詞。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馬來文學與印尼文學開始各自分道揚鑣，各自依照其社會環境而採取不同的步伐向前發展了。

我們知道荷蘭自從在一八二四年將馬六甲轉讓給英國之後，她在馬來半島的勢力便宣告終止，並進而控制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亞羣島。在英荷兩個不同單位的殖民地主義者控制下的馬來文學也隨着起了不同變化。

到了廿世紀初期，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浪潮激烈衝擊，要求民族自決的呼聲响徹雲霄，民族復興運動隨之如火如荼地在各個角落展開。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背景里，印尼的新文學發展得到了滋養料，踏着急速的步伐向前邁進。

從一九一七年圖書出版局的成立直到一九五〇年「人民文化協會」及「印尼文化聯盟」的產生，印尼文壇上連續發生了幾個新文學運動，這些文學

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從一個階段向着另一個更高的階段發展，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揚棄了舊的糟粕而吸取了新的滋料，結果取得了輝煌巨大的成就，產生許多內容豐富的作品，反映了廿世紀前期的歷史面貌。

印尼新文學的發展對於那僅隔一衣帶水的馬來半島上的馬來文學也起了巨大的影響，譬如馬來亞「五十年代行列」作家們便深受印尼新文學發展的影響。因而我們不妨先概略地認識一下印尼的新文學發展，再回頭繼續瞭解我國的馬來新文學運動，這樣將會使我們得到深刻的瞭解。

(一) 印尼新文學運動的濫觴——圖書出版局的設立與文學革新運動

荷蘭自從於一六一九年佔領椰加達之後，印尼便開始淪為荷蘭的殖民地。兩三世紀以來，印尼人民會間歇地掀起了多次的抗荷鬥爭。到了廿世紀初葉，印尼人民的反殖運動愈加劇烈，面對着汹涌澎湃的反殖浪潮，荷蘭殖民地主義者除了在軍事上極力鎮壓之外，同時採取高壓籠絡手段對付知識份子，一面與辦學校灌輸荷文教育及一些基本的生產知識予印尼人民，以期達到延續其殖民地統治的目的。於是在一九〇八年一個名叫(Commissie Voor de Volkslectuur) (意即整理書本給人民的團體)的團體便成立起來。這個團體的主持人是哈修博士(Dr. G. A. Hazeau)，它的基本任務是出版神話、故事、傳記及生產知識之類的書籍。一九一一年它改名為(Taman Pustaka)。

由於學校的増加以及讀書的人日見增加，這個團體便又於一九一七年加以擴充並正式命名為「圖書出版局」(Balai Pustaka)。

擴充以後的「圖書出版局」地位更形重要了，它負有以下幾個任務。

- (一) 把手抄本的馬來經典書籍印刷成書。
- (二) 整理現代的作品給予出版。
- (三) 翻譯外國作品。
- (四) 作為領導作家的中心。

(五) 出版雜誌。

這時候「圖書出版局」所出版的書籍已經不再限於神話傳奇的作品，它包括了文化、經濟、字典、地圖及生產的科學知識了。

荷蘭殖民地主義者設立「圖書出版局」的目的，原欲藉此加強對印尼人民思想上的控制，却料想不到這個團體會幫助了馬來新文學的發展。

由於「圖書出版局」的擴充，使它感到作品不足，於是向外面的作家們徵求稿件。凡外來稿件內容適合的，經過審查之後便立即給予出版，並給予相當的酬報。

這個徵稿辦法果然有效果，於是許多作家們受到刺激和鼓勵，紛紛把作品投到「圖書出版局」。一九二〇年默拉里·西勒卡爾出版了一部以青年男女戀愛為題材反封建的小說「痛苦與災難」之後瑪拉·魯斯里另一部反映舊封建勢力束縛與壓迫婦女的小說「西蒂·奴爾巴婭」又於一九二二年出版了。這些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問世之後，印尼的文學創作便逐漸脫離了神話傳奇。

(甲) 圖書出版局作家羣像

「圖書出版局」的大量徵稿措施使許多作家的作品得以通過這個機構出版，於是在這個時期里湧現了一系列的作家。這些作家被稱為「圖書出版局行列」或是「二十年代行列」。當時較著名的作家有：

- (一) 默拉里(Merari Siregar)
- (二) 瑪拉·魯斯里(Marah Rusli)
- (三) 辜依思(Abdul Muis)
- (四) 亞丁格羅(Adinegoro)
- (五) 伊斯干達(N. St. Iskandar)
- (六) 哈米達(Hamidah)
- (七) 沙麗明(Sarinin)
- (八) 耶明(Mr. Muhammad Yamin)
- (九) 埃芬帝(Rustam Effendi)

(1) 圖書出版局的主將——伊斯干達

伊斯干達是一位傑出多產的老作家。他出生於一八九三年，原籍米南加保。師範畢業後曾任助教。由於他的勤奮好學，後來他當了「圖書出版局」的編輯。

他的作品之豐富不下於五十部，較著名的有下列幾部：

- (一) 錯誤的選擇 (Salah Pilih)
- (二) 珍珠 (Mutara)
- (三) 國王的將官 (Hulubalang Raja)
- (四) 蛙要變成牛 (Katak hendak menjadi lembu)
- (五) 因為親家 (Kerana Mentua)

除了著作之外，他也搞翻譯。其譯作有「暴君焚城錄」及「三劍俠」等，數量頗多。

在他的作品里其中「國王的將官」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這是一部以歷史題材為主題的歷史小說，內容敘述阿里巴克王子由於父母親被穆拉法王勾結東印度公司軍官格羅尼維根殺死而當了強盜，並改名為「公正王」。有一次，「公正王」搶劫了格羅王瑪勒格威，瑪勒格威便改名西布榮投靠東印度公司，專門打探「公正王」的消息。西布榮的妹妹出來尋找其兄，遇見了「公正王」，結果做了「公正王」的妻子。這時東印度公司由於久久不能消滅「公正王」，並且遭到很大的挫折，便派西布榮前去勸降。西布榮無意中會見了妹妹，於是通過了妹妹的關係使之就範。通過這個故事，反映了殖民地主義者在殖民地所進行的分化政策。

(2) 默拉里·魯斯里·慕依思·亞丁格羅

默拉里的生平不詳，只知道他曾經在椰城師範學院學習，一九二〇年間曾在椰城中央醫院服務。

默拉里的著名是因為他的「痛苦與災難」(Azab dan Sengsara)，通過一對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劇，來反映舊封建社會的殘酷，開了印尼新文學

的第一炮。故事里的男主角阿米奴汀和女主角瑪麗明自小便青梅竹馬，且有親戚關係。後來祇因為阿米奴汀的父親看見瑪麗明的父親破產便認為門戶不當而反對他們的婚事。在父親的強迫之下阿米奴汀娶了一位與他毫無感情的女子，瑪麗明則嫁了一位殘暴的浪子。在不堪忍受其虐待之下瑪麗明與他離婚了，回到家鄉又受盡人們的白眼與譏笑，最後終於含恨離開人間……。這個故事旨在抨擊舊封建社會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買賣婚姻的不合理以及舊風俗的殘酷，這種情形正是當時印尼社會裏不斷發生的現象。

除了「痛苦與災難」之外，默拉里還著有「查敏與約翰」(Si-Jamin dan Si-Johan)。

瑪拉·魯斯里出身於貴族，父親是巴東的一位蘇丹。他於一八九九年出生，唸完巫文小學之後，便在武吉丁宜的「王族學校」唸書。之後在茂物獸醫學院求深造，一九一五年畢業。

當他在茂物求學時，地竟靜悄悄與一位少女結了婚。事後他父母知道了，不但憤怒異常，而且由他們作主逼他再娶一位與他毫無感情的女子。這一幕悲劇使他深刻地體會到封建禮教的殘酷。之後他寫下了他著名的「西蒂·奴爾巴婭」(Siti Nurbaya)。

西蒂·奴爾巴婭是書中的女主角。他自小與珊蘇——孩提時的伙伴——很要好，後來彼此還立下了山盟海誓。但後來西蒂·奴爾巴婭的父親由於經濟拮据，迫得向一位商人瑪令吉借錢。於是瑪令吉仗財勢把西蒂·奴爾巴婭搶奪過來。後來瑪令吉在民族解放運動浪潮里身亡，珊蘇背叛了民族也得到悲慘的結局，西蒂·奴爾巴婭在殘酷的現實中中毒身亡。

西蒂·奴爾巴婭也是一部反封建禮教的作品，它通過西蒂·奴爾巴婭這位女主角的不幸遭遇，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暴露了封建勢力是多麼殘酷

地製造婚姻悲劇。

慕依思一八九零年誕生於蘇島武吉丁宜，在椰城荷印醫學專科學院畢業之後便投身於政界及新聞界。

一九二八年他出版了他那部著名的長篇小說——「錯誤的教養」(Salah Asuhan)，此書甫一問世，立即轟動整個印尼文壇，奠定他在印尼文壇上的基礎。

「錯誤的教養」男主人翁叫漢納非。由於自小便受荷文教育，他忘却他的出身，輕視本身的民族，而日夜醉心於名流地位，如何巴結荷人以提高身份。他曾與一位印法混藉女郎珂麗相戀，但後來她離開了他。在失戀打擊心靈空虛的時刻，他娶了表妹拉比亞為妻。拉比亞是一位善良溫柔的女子，漢納非却百般折磨她。

後來他找到了珂麗與之結婚。但他們的態度逐漸受到人們的唾棄，同時遭到荷人的輕視。在一場誤會中他們發生了劇烈的衝突，珂麗出走，當他發現錯誤找回珂麗時，珂麗已經病重并且隨之撒手西歸。

漢非非不久遇見了拉比亞，知道她仍然辛勤工作來養育孩子和他的母親。於是他良心大受譴責，在悲痛之餘他服毒自殺了。臨終時，他痛苦地告訴母親要她們好好教育孩子，不要讓他受錯誤的教養而步其後塵。

「錯誤的教養」主要通過漢納非的遭遇來抨擊那些崇拜殖民地主義文化教育，醉心於巴結殖民地主義者的人，失却了母語教育使漢納非喪失了民族感，夢想擠上與荷人同等地位正是當時一部份印尼人的美夢。

慕依思時一位政治家，小說家和優秀的翻譯家。除了「錯誤的教養」之外，他較著名作品還有：

- 1, 蘇拉巴帝 (Surapati)
 - 2, 緣份 (Peremuan Jodoh)
 - 3, 孤星淚 (Sebarang Kara) ——譯作
-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慕依思不幸去世了。

亞丁格羅

亞丁格羅也是一位很有名氣的作家。他原本是唸醫科的，但他却對寫作比較感興趣。其實當他還在學校的時候他已經靠筆尖來過活了。

他曾經到西方去遊歷，回來之後寫了「西方之遊」(Melawat ka-Barat)。

在當時的印尼社會，封建種族的觀念是很強的；就是男婚女嫁也要以同族為對象。亞丁格羅是很反對這種濃厚的封建地方色彩思想的，他主張各族都可以通婚。他曾經寫了一部名叫「年青的血」(Darah Muda)的小說，內容敘述一位年青的醫生諾爾丁與一位米南加保的少女奴米尼相戀，由於彼此所隸屬的種族不同，諾爾丁的母親會通過各種方法加以阻撓，使到他們的戀愛遭到許多波折，直到諾爾丁的母親去世之後，他們之間的誤會才得以冰釋，他們倆的愛情才能成功。

亞丁格羅還寫了一本名叫「成功的愛」(Asmara Jaya)的小說，主題也是着重在反映舊風俗對青年男女戀愛的束縛。

(3) 二十年代行列女作家哈米達與沙麗明

哈米達與沙麗明是這個時期較著名的女作家。哈米達的作品不多，她的代表作是「失去的寶石」(Kehilangan Mestika)。這部書的主人翁是以自傳式「我」來敘述的，內容描寫一位不幸的女人「我」，在社會上遭受百般折磨。由於書中的作者是「我」，有些人便以為這是哈米達的自傳。其實，她所寫的「我」，正是當時印尼社會萬千不幸者的遭遇，書中「我」的哀愁，正是許多婦女的哀愁。沙麗明的筆名叫做(Salesih)。她是一位教師，自小便顯示出她在寫作方面的才能。

她較著名的小說有：

- (一) 假如沒有利益 (Kalau tak Untong)
- (二) 環境的影響 (Pengaruh Keadan)

「假如沒有利益」出版於一九三三年。若以其出版年份來說可以列入「新作家」行列。但她的行文風格較接近「圖書出版局」行列，故印尼文學史將她歸入二十年代作家行列里。

(4) 出色的歌手——耶明，埃芬蒂

耶明出生於一九零三年。最初在馬來小學唸書，後來轉入荷印小學。畢業後改讀初級師範，以後繼續在椰城攻讀法律，直到取得學位。

耶明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他是著名的詩人，劇作家，政治家及歷史學家。

他的詩具有時代的氣息，他用美麗的詩章唱出了當時偉大的時代，唱出了人民的心聲，唱出了印尼人民對祖國鄉土的熱愛。

他的詩集有：

- (一) 我的故鄉 (Tanah Ayer-Ku)
- (二) 我的祖國印度尼西亞 (Tumpah Darah-Ku Indonesia)

除此之外，他的劇作「庚阿洛和庚德德斯」(Ken Arok dan Ken Dedes)、「迦查馬達」(Kerajaan Singasari) 誕生的歷史為題材，後者則以「滿者伯夷」王朝 (Kerajaan Majapahit) 時代的歷史為題材，敘述夢想印度尼西亞羣島統一「迦查馬達」這位英雄的事蹟。

至於他譯自泰戈爾 (Tagore) 的作品 (1) 家庭內外 (Di-dalam dan di-huar rumah Tangga)。(2) 等待王帝的來信 (Memukan Surat dari raja) 以及譯自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劇本凱撒大帝 (Julius Caesar)，在印尼文壇上都受到重視。

耶明不懶為印尼文壇上傑出的作家。

埃芬蒂與耶明一樣，是一位著名的歌手及活躍政壇的人物。

他出生於一九零三年，在武吉丁宜的王族學校

畢業之後，他一度會當過教師。

一九二五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思想的火花」(Perchikan Permenongan)。

他不僅擅長寫詩，也喜歡寫西洋詩。

耶明與埃芬蒂都是印尼詩壇上的名將，由於他們寫作年代稍後，蘇伯·烏士曼氏所著的「尼新文學」把他們列為新作家行列前夕的作家。又因為他們的寫作風格多有革新之處，又有人把他們稱為「新作家行列的先驅」(Pelopor Pujangga Baru)。

(乙) 二十年代行列作品的特色

「二十年代作家行列」是印尼新文學運動的濼觴，這個運動的中心是「圖書出版局」。默拉里的「痛苦與災難」首先揭開了這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炮。接着，魯斯里、慕依思、伊斯干達等也加入了這個隊伍，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推出了許多反封建反舊風俗的作品。

這個時期的新文學運動有一個特色，大多數的作品都是基於封建買賣婚姻或是揭露舊風俗對人們的束縛為主題的；譬如默拉里的「痛苦與災難」，便通過了阿米奴丁與瑪麗明的戀愛悲劇，大力抨擊舊封建社會里買賣式婚姻的不合理，魯斯里筆下的西蒂奴爾巴婭，也是封建買賣婚姻的犧牲品。伊斯干達的「錯誤的選擇」，也是以青年男女的戀愛為題材。慕依思則通過了漢納非的婚姻悲劇，揭露了當時印尼社會盲目崇拜荷人及荷人文化的畸形心理，沉痛地痛斥了這種盲目崇拜的幼稚可笑，亞丁格羅則在他的「年青的血」里，揭發了封建地方色彩的落後性，指出消滅這種封建地方色彩的思想對於印尼的統一是很重要的。

在創作題材上印尼「二十年代行列」的作家雖然已經揚棄了舊文學的傳奇故事題材，改以現實題材來寫作，以達到揭露舊社會的黑暗，抨擊舊制度舊風俗的不合理和教育讀者的目的，然而他們的作品

容我再一次的強調，正如我在浪花第十一期的習作中指出的，我還是一個初學寫作者。開始，如同一般青年朋友們，我對詩歌有了狂熱的愛好。之后我又閱讀了一些通俗的文藝理論，使我對文藝的正反兩條路線有了較正確的認識和分別能力。

當我閱讀到「新詩月報」創刊號時，有了很大的感觸，我開始覺得，它是一種替反動派効勞的黃色書刊。偉大導師曾教導我們：「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為了不願見它繼續欺騙一些讀者，我覺得有必要把它暴露出來。當時最主要的要求，是希望能藉此提醒愛好詩的朋友們。

文章寫出來，我知道它「說服力還很薄弱，或者更犯上錯誤，這有待廣大讀者的批評指導」這是文章結尾所強調的，也是我所期望的，終於「文羣」君在陣綫報上指出的錯誤觀點，就是「對一些反動文人如鍾棋及杜紅幾個還不敢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的反動本質已經漸漸的暴露在他們的作品中，而被進步的文藝工作者一個個揪出來鬥臭，這里是不必要再舉例以証的）。在陣綫報二一三期「我的表白」里，我對自己的缺點提出批判，這是由於我學識低落，整天埋在工廠里勞作，沒機會跟廣大進步工作者接觸，以致缺乏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判斷力。我也了解到要糾正這種缺點，只有勇敢的到羣衆中去「經風雨，見世面」，參於實際的羣衆鬥爭，從而努力學習更多的革命文藝理論，

「突出政治，思想掛帥」，才能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裏，用革命的文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反動派代理人。

浪花十一期，奇思君的文章中也對我們初學寫作者的「幼稚傾向」提出了批評，的確，只有展開這樣的文藝批評才能有效的提高文藝初學者的創作水平。從而壯大進步文藝的隊伍。

然而，我有必要為自己的立場提出辯護，在我所引錄的詩篇裏，「獻給一位越南婦女」及「致越南南方一位老大娘」這兩首詩，是新山鞋業，梨業，交通三工團聯合慶祝「五一勞動節」的詩歌朗誦節目里的稿本，通過演員們飽和着的感情和有利的聲調，這兩首詩（包括詩里的一句：為了壯麗的事業，犧牲算得了什麼？），的確感動了在場無數的觀眾。所以，我肯定它們是「人民所喜愛的詩篇」！至於跟陣綫報一四一期的原詩有出入，我只好代表該修改者向奇思及江楓（嚴思）君致歉意。（其中我也曾「不負責任」的改了一個句子，這主要是為了照顧到「浪花」在目前局勢下的刊登條件）。

最後，應該說，能得到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提出了誠懇的批評指導，是我學習寫第一篇評論文章的最大收穫。以后我們不是退縮了，不敢嘗試了。而是必須最嚴格的要求自己，更努力的加強學習，才能造舊世界的反，才能成為革命文化事業的接班人。

一點澄清，一片謝意

岸

編後話

|| 編者 ||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間「浪花月刊」出版至今，已晉入第三個年頭了。在這些時間里，我們經常為着它的壽命而擔憂；一方面怕它會遭受到客觀環境的魔手扼殺，一方面又怕讀者少，銷量成問題，以至經費困難而自行倒閉，關門大吉。但是，事實擺在眼前，「浪花」並沒有遭到什麼不測，而又堅強地踏入一九六七年，繼續擔負着它發展及推動馬華正派文藝運動的任務與使命。

「浪花月刊」這些年來所發表過的文章，正如本刊第八期編后話所云：「在基本的內容上來說，還沒有達到大家所期望的地步，各種體裁的文章好壞參差不齊，某些文章仍然不能體現新現實主義精神，甚至還有頹廢的思想意識，這有需要讀者們採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閱讀態度，絕不應該囫圇吞棗兼收並蓄。」

「浪花月刊」的內容與水平「不能達到大家所期望的地步」，探討其因，主要的，是缺少上水準的稿件，所發表的文章多是習作所致。是故，我們希望有見識的，有寫作經驗的本邦文藝工作者，多寄稿件來，以充實本刊的內容，提高本刊的文藝水平至為緊要。

本刊所發表的文章，足見本刊的文藝立場。作者的意見雖強人意，但是我們都儘量發表有關的討論文字，以辯証是非，探討真理，這些在本刊這些年來所發表過的文章中，一目了然，事實是表彰的。

本刊第十一期刊登了一篇岸君的批評文字「以『新詩月報』創刊號比較人與民所喜愛的詩篇」，承蒙星洲陣綫報文藝版作者文羣君所重視，特為文評述，並指出本刊作者岸君的錯誤觀點。這一期，我們特別刊登了一篇岸君的解釋文字，並表感謝文羣君的一番好意。

再者，本期亦發表了一篇添岱君的「文抄公來了」，這是指責夏懷君抄襲嚴思君的作品「在鄉村一間小酒店里」，我們希望夏懷君有所解釋。不然，以後來稿，我們可要拒絕了。我們孤陋寡聞，學識淺薄，不能發現這一次抄襲文草刊的弊病，以至浪費「浪花」的寶貴版位，謹特此向添岱君道謝，並向熱愛本刊的讀者致萬二分的歉意！

「浪花月刊」革新啓事

為配合時代潮流的進步，「浪花」由下期起將進行全面革新。

革新目標在於「充實內容、提高思想性」，俾更有效地貫徹文藝「反映羣衆生活和指導羣衆生活」的高尚目的。

配合這項革新目標，「浪花」的編輯和發行工作將分開，編輯部通訊處改在：吉隆坡 路門牌十五號，No. 15,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 發行部通訊處則照舊為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讀者們，十五期的「浪花」將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在大家的眼前，請拭目以待之，特此預先通告，諸希垂察。此啓。
浪花出版社謹啓

「浪花」月刊連載中篇小說



火的道路

史君著

每本定價八角正

◀單行本即將出版▶

◎請即訂購

◎歡迎代理

發行兼出版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

1A/28 Batu 4, Jalan Cheras,
Kuala Lumpur.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1090